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三目錄

南京翰林院

掌院事講讀學士

周敘

邢寬

吳希賢

黃澍

華察

羅倫

王積

孔目

劉牧

蔡羽

何良俊

山陰張爾葆

全校

吳興茅元儀

錢塘徐象標

刊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三

南京翰林院

翰林侍講學士周公敘墓表

南京

高

穀

學士諱敘字功敘姓周氏世爲吉水人家素業儒由  
七世祖應龍下第進士登鄉貢者後先相望有直宋  
實謨閣上疏論賈似道奸邪元授麓溪貞文兩書院  
山長公六世祖曾祖也祖觀由子貴贈兵部員外郎  
父岐鳳以明經典教邑庠生佐邑教化及人官至兵  
部職方員外郎公生而岐嶷賦性穎悟五歲知敬讓  
十一歲有燈下客圍碁兵危將不危太平無事日車

馬華山西之句衆咸異之永樂間以壁經中江西鄉  
試榜會試廷試皆真前列入翰林爲庶吉士承命  
作黃鸚鵡賦大見稱賞未幾陞翰林編修母病封章  
乞歸省仁宗念以愛親之故特許馳傳南往再乞  
封母氏有司援例以父爵崇不宜授乃陳母老疾狀  
辭甚切遂獲所請舉修太宗仁宗皇帝實錄及  
君臣故事書成賜白金織衣綵段旌其勞陞翰林修  
撰丁內艱歸修宗譜及始祖祠家政錄又修鄉約所  
言大略取法藍田之規酌鄉黨之宜置正副各一人  
每別望於廟社行焉鄉士子從遊者多所成就復修

宣廟實錄 統初命司春闈考取士得人充經筵講  
官擢翰林侍讀賜遊萬歲山有作以紀其盛首言修  
大學勸農桑用人材三事天早上疏言敬天恤民雖  
本於人君實在人臣能修職與否分祀南嶽致澍雨  
之應主考京闈鄉試陞南京翰林侍講學士修宋遼  
金史繼修詩學梯航吉安郡誌唐詩類編應 詔言  
時政六事曰新政務擇守令獎風憲嚴操備重邊政  
革積弊復言謹始安邦八事今 上皇帝正 上  
書言致治保邦十二事一曰開經筵諭臣僚明賞罰  
任將帥專委任慎選舉通漕運增屯種厚耕桑限僧

道公鹽法廣旌褒其意以爲 天子建中和之極成

繼治之效不過勤政恤民所致於是復上中興太平  
十四事曰勤政親藩新治復邊修武安民考校專人  
傾科革弊精漕修書薦賢尚廉其辭多引論以致諷  
深得古人告君之體 上嘉納其誠批答褒美公亦

自感激期以供職自效會有疾致政金陵有妖婦身  
著紋異幻惑時流厥甥某由婦驟登太常寺丞賀者  
接踵公獨不往曰物與妖非祥且當遠矧可賀耶嘗  
謁冶城下忠貞公廟睹南唐陳公宋忠襄楊公等四  
神座列賓左右慨然曰四人者皆死國事何處之卑

下如此也。捐貲爲倡，構祠令道士主祀，事親爲之記。其先世嘗有言：宋遼金史當以宋爲正統，遼金附書者，公因作書言：諸先輩不果用正統，中復言諸朝。詔許其自修，公得請，日夜纂輯，極勞苦不厭。

志銘



南京翰林院侍講學士邢公寬傳

南京翰林院侍講學士邢寬字用大直隸無爲州人  
自少穎敏力學不輟永樂甲辰廷試初以孫曰恭爲  
第一 太宗皇帝以曰恭一暴字耳及見邢寬二字  
甚喜遂擢爲第一授翰林院修撰與修 仁宗實錄  
成陞侍講正統戊午復修 宣宗實錄賜金織文綺  
陞從五品俸己未同考會試尋引疾家居上言民情  
十餘事丙寅召至京命復任事丁卯考順天府鄉試  
景泰壬申陞南京翰林院侍講學士署南京國子監  
事景泰五年六月辛遣官諭祭寬居家孝友與人交

終始不渝且處已坦夷於物無所忤以足疾不良于  
行故不得久于內朝云

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吳公希賢傳

吳希賢舊名衍以字行更字汝賢唐屯田員外郎祭  
之後希賢幼敏異登天順八年進士第選爲翰林庶  
吉士時同年李東陽以敏瞻齊名遂拜檢討預修

錄不  
私

英廟實錄有貴家子寇姓者密以賄丐希賢致半詞  
於其父希賢拒之曰苟爲此他日何以見董狐於地  
下耶進修撰陞左春坊左諭德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  
卒於官希賢性豪邁負奇氣於人少許可兩考會試  
所得多俊偉士爲文章意新語壯詩亦清俊奇崛每  
僚友會集累數百言可立就人服其敏

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靜觀吳公墓碑

林俊

文章漢劉楊班馬而下唐二家宋四家其間負豪樹  
勇與之角要皆一時翹楚 國朝文明以止昭回下  
飾潛溪東里嗣照而聯聲迨天順甲申十八庶吉士  
之選盛矣甫與者陳常卿愧齋吳學士靜觀愧齋溫  
純爾雅公瓌奇砥蕩限韻命題卽席聯句動輒數百  
言豪詞警語如壯濤激浪飛雪走雷雲觸山而電迸  
發同時文正公西涯峯回海立公直欲相長雄無畏  
風稜孤峻不屑取雷俗當其意略分忘年間有未愜

意氣衰冷言語爲之無味以故蹤收巧化率無公銜  
名官幾三十年僅一與實錄金綺之賜由檢討而修  
撰論德皆九載後遷又三年朝論滯淹以久始侍讀  
學士署而南君子以爲得立官之介公雖文字職業  
而決擇內定宿所知與無間賤貧每長篇短章伸紙  
立副自他時有干購必覈事是非人望實可否不爲  
執隆赫儀幣豐腆易素君子以爲植已之嚴其修實  
錄也要人子寇者賂優其父半詞公曰苟爲是負所  
學負 朝廷他日何以見董狐地下君子以爲得持  
論之公兩領會試同考所得多名士會元儲公殖庵

其尤者也諱衍字希賢以字行更字汝賢吳自沈坡徙麓峯又徙東井父諱熊有鄉行封檢討再封南京侍讀學士母黃有內懿與配朱俱封至宜人公事親孝謹而友其弟希亨以厚嘗一乞歸省歲時致俸金文綺食品之奇猶惴惴然屬心曲於弟以爲親懈竟之肉未寒而家遽落平無他嗜好書卷不釋手有惠本必閱之盡然猶酒未忘情予鄉國特愛思有以忠之公爲予止三月竟以知舊復勸復飲弘治戊申予赴滇南公載餞我於龍灣舟次泪油油若弗勝嗚呼謂竟是訣耶已酉五月二十八日也壽僅五十三

訃聞 孝宗念儒學之臣優以祭既之二親亦長逝  
谷清恭世之莽子彭符彰武彰憲強爲力今惟彰憲  
乎在二孫正誼正宗二曾孫某某復始錫類將有泣  
中書之石而著紹訓之書者矣嗚呼公文章爲甫立  
幟名家落落擅譽者誰與假之年又可知也昔人論  
退之元賓之至謂不在壽夭之間夫元賓之才其誰  
則限之使公而在文正將不帖帖然文宗之席惜公  
亦爲蒲山川靈氣惜也位遇請極其將誰計哉序而  
文之碑銘曰甫始自唐文昌發祥日杲星寒有暉其  
光豹躍龍翔鸞鶴停峙公起詞垣嫡宗是祀蘭亭甚云

關疲神役精奏彼金石羣喧寂鳴公時舊學亦古良  
史侍直 帝旁如生於美物不尚全才名忌盛並收  
兼容 天子之聖維世孔縮維名孔修維生以弗酬  
維後之收



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黃公淵傳

黃淵字源績號壺陰少治經業工力倍人於詣經子史無不徧涉與鄭瑗爲文字友齊名膠庠成化庚子鄉薦卒業太學爲祭酒丘文莊公所器名益重從遊者常數十百人傳錄其口授語彙而成帙名爲資講傳布四方第弘治癸丑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編修以母老告歸十餘年母終復起供職甲戌同考會試充經筵講官進講論語尚書每講末必含規諷有戒佚遊遠佞人等語康陵改容嘉納轉國子司業遷南京翰林侍讀學士以疾乞致仕卒淵學問淵永

儀度閑雅平生寡慾無膠妾於仕進亦不數數然

翰林院侍讀學士掌南京翰林院事奉訓人夫

華公察墓碑

王世貞

公諱察字子潛常之無錫人也葆胄殷宗錫胤公族  
其在春秋右師表君臣之訓迨乎晉季孝子艱不娶  
之貞乃後仲息遂昌厥裔宋氏之始肇基東亭及明  
播遷於蕩口世藝黍稷爰有資橐公父奉政府君息  
轅素封解褐半刺業慕文事耻以訾顯泰陵委和之  
運震澤靈秀之匯時惟慶門乃篤生公公生而髻秀  
長不膚立攬玉塵以齊潤客訝寧馨挹銀海之滄澄  
人誇阿堵誦收三餘之譽論窮九師之辯府君乃延

耆碩以攻玉購英哲而斷金公毫不停綴鋒無抗衡  
薄游賢關則林宗之首八俊高步秣苑則田巴之屈  
千人屬龍飛之紀元歌鹿鳴而登薦江左之珠競靈  
蛇誰當照乘燕中之金收躒躒誤蹶追風驚取一鳴  
獻無再別竟登南宮上第射策金馬讀書中秘每試  
與吳郡陸君浚明更擅甲乙故太保費文憲公讀其  
文而歎曰東南之美盡在是乎公遂與陸君申友于  
之分錢通則管鮑慙分氣投則逃玃讓舞九畹齊秀  
居然大國之香連城並輝宛爾清廟之器然而珍阻  
投夜產忌當門枚馬之吹噓甫上於灌之詆訶先入

陸既改省夕拜公亦出郎民部淮漕之舳艫飛雪義  
絕染指神武之衣冠若雲心安襍被遂以疾予告棲  
遲逾年意泊如也府君篤資事之分割晨昏之戀強  
公起補掾武庫遷佐職方蓄學與五兵偕富宏識則  
九域同朗尋正車駕銳精置郵民鮮告瘠國減冗耗  
遇恩實授進封府君如其官毋鄒爲宜人斯皇朱紱  
宗黨榮之會 天子方飭金華而治經術開白虎而  
講同異首以舊學兼采時獎改翰林脩撰拜命之日  
俾仍五品祿章奏最之辰通理三考遷次銀緋綰曳  
之美徊徨弗居博望清華之選遂巡若畏詔美媿謙

特聽所守尋與校 累朝寶訓實錄 宸章之炳煥

若燭何假青藜天祿之恬淡如飴無謝玄白以錄成

進侍讀同考會試皇太子立 詔諭朝鮮賜公一品

服充使者以往父老雜進方欽長卿之見難豪帥歸

誠自繇然明之却賄鳴水傳爲盛事馬韓載在稗史

公旣嫻婉其度加以長慮淡識故太傅李文康公任

在首揆號爲知人適有密勿之陳薦公堪寄端右會

詔青官已齒三至宜備四友公首擢司經局洗馬臺

臣謂公酣酌不當儲輔 天子外仲諍路特寢新除

仍顧輔臣出李啓事曰是尚堪朕輔者胡以不當儲

耶且以酣酌加華某何異謂黃門爲宣淫坐闕伯以  
闌入也公旣却軌無通李復削草不泄時始雨賢之  
娥眉見嫉班姬所以奉帚尊鱸非美季鷹托而扁舟  
予告歸里至是者再昔安石偃蹇朝命棲遲東山自  
謂去巢許非遠公築園傍舍名曰嘉遯亦何以異茲  
而復見迫府君黽勉北上非其志也俄補故官命主  
南畿鄉試貝玉走不蹙之集桃李成無言之蹊前後  
二試若少宰茅公宗伯瞿文懿公兩魁天下尚書翁  
公陳公劉公殷公侍郎兩朱公畢公曹公凌公革出  
入三事蔚然名臣垂白羔鴈不廢師禮公程式之作

世所指南片辭而模楷攸寓百試而光景恒新未幾  
超拜侍講學士握留象而南素薄宦情更涼物態冥  
鴻超蹈之旨默授流言青蠅點污之談翻成知己乃  
以微謫露章乞骸駕言倦游篤懷養志 主上愍其  
情不之強也公以學士侍二親且五十矣夔夔齋慄  
不改孺子之慕蒸蒸克諧遂成太和之風俄而奉政  
府君捐館匪法太連之善居有踰濬沖之死孝溢米  
時進親慈爲之祝噎雞骨支牀門故處其毀性亡何  
又丁邠宜人艱哀以歲加禮無老廢乃大營冢域茂  
樹楸檟鍾侯之墓田丙舍原氏之南陽新阡方斯獲



矣公謂龍蛇屈伸士之恒遇社樹之陰百尺黃河之  
潤九里故計倪五策匪徒謀伯王丹千金聊以足志  
四姓之炊煙待煖羣稚之孤癯托儔取若困廩寄之  
衽席役助資匱之畝里搜伏匿之田涸輒多潤乎蹄  
涔爲漁豈安乎竭澤。於取予蹄節豐約因心雖連  
雲之暈革爭窳而二盞之豚肩不掩物情頗異行之  
自如若乃樹梓種漆樊君雲之迂筴也木屑竹頭陶  
士行之瑣算也唯公行之獨得其效公雖家埒素封  
服陽陵君之善對名在丹辰安張長公之退節時有  
佞相假賜環而爲釣復邁倖帥指推轂以求脂甘語

抑至危機隱括有爲公動者公如不聞問謂所親曰  
昔人有投鹽於水以明非惜惜所與也吾守先人饋  
將之遺而捐以填狹邪之選乎且使白首婺婦丹屏  
衙門匪惟失節徒增其醜俄而佞相倖帥相繼淪敗  
始服公之遠識公林居凡三十載矯履迅步若士之  
狎雲霄柔肌粲顏姑射之凌冰雪高標鮮令簡度清  
貴室絕二八之騰坐無九九之客懸榻稀下應門鮮  
通然而五祠並建躬辟主之蒸嘗千里裏擡手故人  
之訛訊親仁汎愛道不相謀酬恩徇知誼有攸當至  
於齊相脫騾未收越石之感孝標著論不免到漑之

嫌情意所安毀譽爲汰公旣杜口朝事遠跡世途取  
亢寂寞之鄉長王嶠嶢之色偶周行墓所顧躬松栢  
泫然久之謂諸子曰昔與陸生周旋館閣各言爾志  
陸生慷慨裹革吾欲雍容經濟今皆已矣九原有知  
寧無小憾君子以是知公之未盡忘世也公素強無  
疾歲昭陽之作噩辜涂之月覺筋骨少異意殊忽忽  
叔子方侍容臺典屬國促令請告奔波以歸見之喜  
動顏色沈痾少平迄於改鑿竟不時損飾巾待期綽  
乎太丘之度易簣就正儼矣子與之啓大怖將臨熙  
怡若寐小斂旣畢容色欣然公以弘治丁巳季夏之

六日生卒以萬曆之甲戌仲夏二十七日春秋七十  
有八所著有碧山堂知退軒翰苑留院東行紀興慶  
居諸稿及纂華氏家乘九卷續傳芳集六卷東壁蘭  
臺之損春容雅麗爲宗一壑三徑之辭簡遠玄澹爲  
主雜補帶人倫膾炙羣吻俱擅珪璋靡慙竹素而巖  
居一集迴乎超矣公天與檢鏡夙成規較右文之景  
雖未竟其虹霓于陸之儀僅微微於鴻漸使際虞代  
則巢臯分德其在孔門亦憲賜裁衷矣寢疚之際三  
子七孫長者垂紳服衿以待湯藥少者累棊採蠟以  
娛游目謝庭蘭玉之榮吾宗琳琅之秀人埋靡虧夫

子可瞑甫及授寔叔子繼之乃知水竭鵬海珊瑚隨  
而告枯鳳歸弔鳥鷓難以之從逝修短迴絕衰榮不  
恒其門人王世貞等感匠石之見採悲融帳之莫從  
恩澤未零音徽就杳進不能請字袞於公朝退不獲  
寓心喪於私壠敢造菲頌寄之堅珉其爵里父母子  
姪詳具於左銘曰矯矯先生履坦安貞進不離體退  
不近名警史東觀授書西清譏以譽伏榮將瘁并三  
事步武一書投削蓬心廟廊華邸丘壑天與真貴人  
豈廉許畢力溫膏戰躬湯藥以儉成饒以饒成德用  
必取廉施必歸澤內衆千指類焉若畫環公之鄉愛

諸爰式里有仁父家有嚴君是亦爲政奚其難哉我  
徵在昔身隱焉文君子修之必達必聞材足者取事  
誠盈忌不朽讓一達尊居二隱几委形超然曷累迫  
契千古聲施來祀

羅修撰倫墓誌

賀欽

國朝鉅儒羅先生諱倫字應魁改字彝正號一峯其先豫章人唐末徙居吉安永豐湖西代有聞人歷宋尤盛武崗教授開禮俗勸王貞節以故族屬三百餘實無一人臣事胡元者祖諱求仁號善耕儒雅侷儻樂善好施考諱修大號大山耿介忠信母李氏以宣德辛亥正月十一日生先生時有奇祥甫五歲嘗隨李入園收果長幼競取獨賜而後受年七歲善耕先生訓於庭不匝月而童蒙諸書咸遍明年學於里師時乏書里師令過逐諸生投讀諸生未成句讀而

先生皆已成誦嘗牧樵則攜書讀之自幼勤學定省之餘未嘗釋卷年十四授徒於鄉以資親養莊重嚴毅師道卓然常曰學豈科第而已哉乃欲捐舉子業父兄不可已而補郡庠弟子員言動不苟勵志聖賢之學嘗曰舉業非能壞人人自壞之耳朋黨以道學目之郡守張公瑄嘉其學行而惜其貧乏命有司賜之乞生謝弗受豪右肆侮殊甚先生恬然不之較也

丁內艱居制嚴甚踰大祥口始沾醎酸物嘗曰吾無以報吾母誓爲一孝子庶無愧吾母兒丙子領鄉薦癸未赴春闈遭回祿呼曰吾平生無毫髮得罪



於天今乃至此奈吾親何須史壇上一老人以杖提  
而出時殞軀者幾二千人而先生獲免出而招老人  
竟無所得未幾大山先生訃聞奔喪執禮如初先生  
雖不以科第爲心而大山先生預知必魁天下成化  
丙戌其言果驗就題論事頃刻萬言指切時弊拳拳  
以格君務學爲說時謂之真狀元爲翰林修撰無何  
會內閣大學士李公賢遭喪去官朝廷起復之臺諫  
皆不敢論列先生詣其私第告以不可者二復俟數  
日上疏歷陳古今起復之非是且謂如其不然必準  
富弼故事終喪劉珙故事言事反覆數千言一本於

天理人心之不容已者名曰扶植綱常事先生以犯  
顏敢諫爲大救時行道爲急負荷之重未嘗一日忘  
天下故發憤如是疏奏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然士  
論益榮之而緘默之風爲之一變終先生之世臺省  
不復有起復者矣在臬時秋毫無所與惟講學需文  
以自給配梁氏安人卒臬守李宗學遺以棺乃敘明  
年召復修撰當道者語人曰某之復官我之力也乃  
無片言謝先生聞之曰渠非有私於我也乃改南京  
供職三月以疾辭朝廷不允二年章三上始得歸戊  
子秋抵家臥病苦禮記註說之繁命門人錄其要以

便觀曰庶人不失所執守也壬辰疾稍愈以族屬未  
化諭之以約束本之以律令鄉人化之喪禮行浮屠  
除盜賊息民業安十餘年間兼并不作鄉俗爲之一  
美嘗欲倣古置義田有助以堂食錢者先生弗受且  
告之曰是錢雖公亦不可費以之積粟賑民可也或  
衣之衣行遇乞人成於途輒解以覆之乙未乃於金  
牛山中結茅東曰靜觀西曰正密居焉四方學者往  
來益衆於講明性學者納之務舉業者辭焉越二年  
戊戌九月二十四日先生疾革示門人曰人之爲學  
易筭之際可驗怡然而逝無所顧慮先生素清儉自

朝服外絲帛之衣未嘗入體及無斂襲具乃取敵幃以斂門人方琬輩解衣以襲友人羅峻極貴係助以棺嗣子迎柩歸隨而悼祭者數千餘人四方赴弔者三載不絕先是夏秋間山嶽崩裂大雨如注途虎噬人烈風折木先生所居山脈忽墜一井其深叵測哲人之喪而天地山川爲之一變云先生天資剛明清介淡然無欲勵志聖賢涵養純正學貫博約才周經濟忠孝懇懇至老不衰出處進退合乎道義片言隻字有關世教故人本之以誠敬成之以寧靜又以小學近思開發之惓惓不少怠於功名富貴真如浮雲

適目惟終日乾乾不自滿足潛修之功垂成不已而  
踐履益純此靜觀正密之銘所以繼作也先生律已  
甚嚴而待人甚恕自奉甚薄而賙人甚急其排斥異  
端以崇正學蓋天性也有識之士以先生之處而委  
以吾道之緒冀先生之出而望以吾道之行惜乎年  
不配德未老而歿悲夫梁氏安人卒繼劉氏安人子  
男四人梁柱翰樞梁柱先後領鄉薦女三人一適張  
某其二早世以成化辛丑十二月某日葬本里都溪  
垵上源有一峯集行於世愚忝先生榜進士尊事唯  
謹先生直弟我不世俗讓道義相契真異姓伯仲也

愚與先生俱以戊子請病歸餘十年而先生訃至又  
二十五年弘治壬戌之夏其子梁柱自京師走書古  
宜請銘先生之墓嗚呼我尚何辭哉但以筆力綿弱  
不足發揚盛德是愧銘曰先生之德正大光明先生  
之才奇偉汪洋先生之志聖域是藏先生之功扶植  
綱常嗚呼哲人日月其光醇哉醇哉百世之望

遺事

先生既上疏冢宰王忠肅公遣其部主事倪輔言於  
李公勸以文潞公自待李公遜謝而已

楊東里作相時以百官祿薄請令得受皂隸錢自是

遂以爲例獨先生不受

先生名重天下所至必相率而覲之雖武臣俗吏皆知敬仰召還時有奏事者辭連先生法當下鎮撫司獄鎮撫曰羅先生其可至此乎卽曰鞠成讞之先生遂得免

高州守饒秉鑑見先生衣單饋重袍先生服之入金牛過一丐成於道傍卽解袍以斂而買棺以葬之

保寧守李直作懷賢堂祀三陳請先生記先生却之曰堯叟堯咨無可祀祀文惠而及其父母可也

先生欲買義田以贍族人進賢令呂升知其力不足

也。以堂食錢助之。先生不受。曰：食以堂名，非公可得而私也。

廣東按察使陶公以白金五十兩請大忠祠記。先生許之。即日盡散諸族人。

一日客來甚早。先生固齋之。飯不知其家無米也。夫人乞諸隣，得濕粟數升，旋炒放脫之。則日已將中矣。先生亦曠然不以爲意也。



翰林院檢討掌南院事王公積墓誌銘

蕭 鎡

君姓王氏諱積字希稷泰和城西里人其先金陵人也晉太傅導之後南唐時有曰崇文爲吉州刺史因家泰和自是舉進士者累累曾祖子與號竹亭洪武初召說書稱旨授福建鹽運副以老辭曾叔祖子啟仕監察御史歷崇慶知州歸老於家二先生俱以博學宏才望重鄉郡陶然詩酒自怡有二妙集行於世祖伯貞繇廣東按察僉事歷瓊州知府改肇慶有惠政於瓊尊府則吏部尚書公也母陳氏尚書公

以上三世考皆 贈如尚書公之秩妣皆 贈一品  
夫人母封如之尚書公七子君於次為長自幼開爽  
明秀而端重禮度六七歲在小學讀書數過輒成誦  
命屬對應聲而就稍長從明師授詩經經傳子史百  
氏凡經指畫卽了其大義先生長者皆異之時瓊州  
以內艱家居尤愛之甚教之醫君兼通焉旣而曰學  
不可遂已也乃與梁氏昆弟素同志者曰叔車叔莊  
攻苦記覽為文章日有程度如是者數歲學成鄉之  
大家爭禮致為塾賓訓誨有方生徒推重久之尚書  
公繇翰林進春坊君往省視聞見益廣造詣益深隱

然名動縉紳間是時梁氏昆弟皆先後入仕君以邑  
侯吳楚薦授泰和訓導毅然以師道自居日率諸生  
坐齋中據案講說雖寒暑不懈諸生樂君教翕然相  
與化服之數歲所居之齋忽產芝一本三秀諸生以  
爲瑞是秋鄉選其齋中者十人秩滿陞南京國子博  
士時祭酒陳公敬宗以嚴御下僚屬少違其規範輒  
面斥之君滿三載無纖毫過陳公深加禮重又三載  
上天官念母夫人上章乞歸省許之終考北上吏部  
請陞如例 命未下祭酒吳節以缺監丞請遂命君  
陞翰林檢討署監丞事監丞以繩愆爲職君雖主嚴

殺而以寬厚行之曰盡吾心而已生徒欲便出入或  
預致白金爲禮君戒門以絕自是人無敢干以私吳  
公聞之歎曰古君子也三年考績將還會南京翰林  
邢學士卒衆擬舉君未果吏部言之 上遂命君仍  
舊職掌院事天順改元尚書公歸老過南京君迎入  
官舍不許畱石城門旦暮定省戴星往復者凡再旬  
間謂人曰我雖官七品心恒自足若得乞身歸奉二  
親吾願足矣又二載當考績適母夫人卒於家尚書  
公書至啟封太慟遂倉卒北上以訃聞特蒙優卹遣  
進士鄭僊管葬祭君同載南還過淮有感哭過哀加

之暑毒因病至揚州竟不起享年六十有二疾革時  
教授彭倬視之謂曰吾歿無憾第未送父母不瞑目  
耳啟其篋惟白金六兩舊衣一二襲遂買棺以斂君  
之少也人謂瓊州典郡尚書公在 朝當以門地自  
負於此時君方躬韋布之行汲汲以問學不足爲事  
及入官始終不少變或謂尚書公清文偉節見知四  
朝專職銓柄而君歷儒官三十年未嘗一進顯秩在  
公議有未厭者不知此君之所以爲賢也正統初御  
史掌道者得薦舉於是王裕薦君堪任風憲比南京  
翰林缺內閣諸老薦君任院長公皆力沮之而君亦

屢言風憲吾所不任其他顯秩養有命焉然則尚書  
公謙慎以及其子固人所不逮而非君惡能成公之  
志哉

南京翰林院孔目學古劉公敦行狀

楊廉

公諱敦字于學別號學古姓劉氏世爲吉之安成人  
宋初有曰紹賢居邑東之竹江八世祖懷古值宋衰  
隱居教授與須溪劉會孟爲文字交高祖復初曾祖  
尚賢祖伯武國初赴賢員徵沒於王事以子貴累  
贈至奉政大夫順天府治中父諱實宣德庚戌進士  
改翰林庶吉士仕至南雄府知府居官三十年凜然  
冰蘖之操事載廉吏傳暨國朝名臣言行錄公生  
而重厚穎異飽聞庭訓弱冠學大進所與遊處皆一

時英傑執經授業歲常滿門領景泰庚午鄉薦再履  
於禮部及中乙榜司訓武昌至則嚴立教條終日衣  
冠坐齋署改課說書無間寒暑諸生貧者量力周之  
欲娶無力者率衆助爲之禮居五載丁南雄憂服除  
調武進其爲教不異其在武昌也歲戊子考試順天  
解首寔出藻鑑程文多其手筆極爲同事所推讓滿  
九載提學御史陳公選署其考有有學有行之語奏  
最陞南京翰林院孔目歲出納俸糧無慮數千或勸  
之以利羨餘者公遜謝之冢宰崔公恭常造之見其  
服御如寒士嘆曰父子清白世所難也每過司徒陳



公俊必延入久坐務然香盡一炷日得領清誨爲益

多矣未幾懇乞休致時年五十有七及歸以養母教

子爲事尋以子推恩封文林郎監察御史有司舉

鄉飲輒禮爲大賓年踰八十耳目聰明步履如少壯

考終之先一月遍請先塋拜辭時尚無恙至病中口

占一詩蓋言平生苦節至老歿不改也越二日坐而

觀化實弘治癸亥十二月之二十三日距其生時永

樂丙申三月初七日享年八十有八公性孝友遇高

曾而下忌日必哀慕終日期功之喪必旬日蔬食先

世所有悉舉以讓之弟姪嘗置祭田於祠堂屢加修

其每讀史至忠孝節義輒掩卷嘆息至爲之流涕與  
彭文思公並早有文名甲戌春試人傳會元出安成  
時邑博士吳某謂人曰果爾必劉某彭某旣而屬文  
思而公竟下第一日彭文憲公座有譚祿命者文憲  
曰以劉先生而不中進士信有命哉及請老司空劉  
公宣以文贈之謂古人激貪起懦公其近之都御史  
武進王公沂武昌徐公鏞皆門下士徐公語及公必  
泣下王公揚歷仕途以清介著其爲師弟子兩無愧  
焉公詩文字畫必法古晚年日取四書讀之嘗謂聖  
賢之言句句切於實用所著有尚書句解墨莊彙星

曆陰陽卜筮皆能旁通頗嗜風水墳墓居宅多所自  
相子二壬丙同舉於鄉壬沐陽知縣丙連舉進士有  
名改翰林院庶吉士由御史陞副使提學閩中

南京翰林院孔目蔡先生羽墓誌

文徵明

嘉靖二十年辛丑正月三日吳郡蔡先生卒吾吳文章之盛自昔爲東南稱首成化弘治間吳文定王文恪繼起高科傳掌帝制遂持海內文柄同時若楊禮部君謙都太僕元敬祝京兆希哲仕不大顯而文章奕奕顛然在人要亦不可以一時一郡記先生雖稍後出而所造實深自視甚高常所評騰雖唐宋名家猶有所擇其隱然自負之意殆不肯碌碌後人而潦倒場屋曾不得盱衡抗首一儕諸公間而以小官

困頓死嗚呼豈不有命哉先生諱羽字九達其先家  
陳留宋南渡時秘書郎源自大梁徙杭又自杭徙吳  
居太湖之包山先生其十四世孫也高祖敬曾祖貞  
祖昇以長子貴封奉政大夫父滂母吳氏先生高朋  
疎俊聰警絕人少失父吳夫人親授之書輒能領解  
年十二操筆爲文已有奇氣稍長盡發家所藏書自  
諸子史而下悉讀而通之然不事記誦不習訓故而  
融液通貫能自得師爲文必先秦兩漢爲法而自信  
甚篤發揚蹈厲意必已出見諸論著奧雅宏肆潤而  
不浮詩尤雋永早歲微尚纖縟旣而濺滌曼靡一歸

雅馴晚更沈著而時出奇麗見者謂雖長吉不過先生乃大悔恨曰吾辛苦作詩求出魏晉之上乃今爲李賀耶吾媿死矣其高自標表不宥屈抑如此然其所作凌歷頓迅誠亦高夙莫及當其得意時不知古人所詣何如也先生故邃於易出其緒餘爲程文以應有司而辭義藻發每一篇出人爭傳以爲式而先生試輒不售屢挫益銳而卒無所成蓋自弘治于子至嘉靖辛卯凡十有四試閱四十年而先生則既老矣歲甲午以太學生赴選調天官卿雅知其名曰此吾少日所聞蔡某今猶滯選調耶然限於資地亦不

能有所振拔特以程試第二人奏授南京翰林院孔  
目居三年致仕歸卒於家

南京翰林院孔目何公良俊傳

良俊字元朗松江華亭縣人以所居自稱柘湖居士少與弟良傳皆負俊才或以雲間二陸比之良傳舉進士爲南禮部郎良俊偃蹇場屋不售久之貢入太學當事者重其才名授南翰院孔目良俊故負勝情喜南郁山水奇麗日與名人韻士相追隨品題殆遍會趙文肅公來視院策一見相契合引與深語良俊談當世之務疊疊然不覺膝之前於席也後王諭德維楨至待良俊亦如之每出遊必挾與俱唱和篇章具載集中二公既去不樂與錄錄者處輒棄去其學



無所不窺下筆波委雲屬千言立就於金石古文書  
畫詞曲精於鑒賞卜居金陵十年始歸所著有何翰  
林集二十八卷何氏語林三十卷四友齋叢說三十  
卷書畫銘心錄一卷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三終

蘇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四目錄

吏部一

尚書

陳修

詹同

子徽

吳琳

張度

侯斯

翟善

杜澤

張統

蹇義

郭璉

王直

王鼎

何文淵

李秉

饒夔

尹旻

李格

耿格

王恕

屠瀟

倪岳

馬文升

許進

張綵

陸完

王瓊

山陰張汝懋

同校

吳興茅元儀

錢塘徐象榘

刊行

目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四

吏部一

尚書

嘉議大夫吏部尚書廣信陳公修墓志銘

解縉

余奉詔纂修 太祖實錄觀自歲癸卯戡定陳氏彭  
蠡之戰至動星象衆庶咸見而四方高傑之士雲合  
響應輻輳而爭趨之雖湯武之得士未能如是何其  
盛哉至歲甲辰卽王位而溯江取次平若廣信陳公  
修 太祖之尤注養者也是以首擢理官禁畫律令

崇寬厚而有箚苛復倫要而黜姑息簡明正大四方  
翕然知有一統之制作由此始焉繼而又謂兵制之  
大者唐世府兵之制稍爲近古而未精密乃擢公兵  
部郎中所以任將帥養士卒得內外相維之體兵農  
相資之意遂爲萬世法而公之昭顯成德益以著焉  
太祖初卽位山東新下念濟南重經王氏之亂民  
墜塗炭尤甚大將練兵屯田其間非公莫可治也遂  
擢濟南知府居二年而政成大嘉之以天官六曹之  
長明習經制建官均職惟公是宜擢拜吏部尚書引  
據古典參酌時宜審地劇易制事繁簡貴賤疎數遠

近寬嚴課功嚴實賞錫黜陟之類皆公啓之未幾卒於位繼之者莫能移易也予謂太祖之治天下也其事有緒而若素定於猷畝之中誠所謂天授之者而一時勲舊臣高才碩德道全方備皆非近世之所能髣髴其一二者也於戲盛哉

吏部尚書詹公同傳

子微

王景彰

詹承旨同字同文徽之新安人少穎悟好學元奎章  
學士虞集見之曰才子也舉茂才異等爲郴州路儒  
學正遇亂因家黃州陳友諒以爲翰林學士承旨兼  
御史歲甲辰王師下武昌同見上上厚待之還京  
授國子博士遷考功郎起居注翰林待制洪武元年  
轉直學士二年遷侍讀學士四年陞吏部尚書六年  
七月爲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七年五月命致仕勅  
曰朕起布衣提三尺劍總率六師以拯民艱延攬羣  
英以圖至治凡二紀於茲曩者親征武昌下城之日

訪求  
遺書

爾同以文章之美從朕同遊厥後任以國子博士起居注翰林學士皆舉其職及長吏部辨人才之賢否審職任之輕重咸得其宜今年雖已邁猶輸誠效謀訖無少息可謂賢也已朕不忍卿以衰耄之年服趨走之勞特命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爾惟欽哉丙午年四月庚寅 上嘗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因謂侍臣詹同日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略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開闡聖賢之學又有功於後



世吾每於官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  
愛人使民以時與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  
師也吳元年四月壬子 上諭起居注詹同等曰國  
史貴乎直筆是非善惡皆當書之昔唐太宗觀史雖  
失大體然命直書建成之事是欲以公天下也予近  
日言行可紀之事是非善惡汝等皆當明白直書勿  
宜隱諱使後世觀之不失其實 洪武二年二月壬  
辰詔以直學士詹同爲侍讀學士 上與侍臣論待  
大臣之禮御史中丞劉基言於 上曰古者公卿有  
罪盤水加劔請室自裁未嘗鄙辱之存待大臣之

禮也時侍讀學士詹同侍坐因取大戴禮及賈誼疏以進且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勵廉恥而君臣之恩義兩盡也 上深然之三月戊申 上謂翰林侍

講學士詹同曰古人爲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當世之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爲文而誠意溢山至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之士不究道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立辭雖艱深而意實淺近卽使過於相如揚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爲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藻 洪武六年正月 上謂

儒臣詹同日朕嘗思聲色乃伐性之斧斤易以溺人  
一有溺焉則禍敗隨之故其爲害甚於鴆毒朕觀前  
代人君以此敗亡者不少蓋爲君居天下之尊享四  
海之富靡曼之色窈窕之聲何求而不得苟不知遠  
之則小人乘間納其淫邪不爲迷惑者幾人焉况創  
業垂統之君爲子孫之所承式尤不可以不謹同對  
曰不邇聲色昔成湯所以能垂裕後昆 陛下此言  
乃端本澄源之道誠萬世子孫之法也 洪武六年

四月丙辰以詹同爲翰林學士承旨仍兼吏部尚書  
九月壬寅翰林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詹同等言自

上起兵渡江以來征討平定之蹟禮樂治道之詳  
雖有紀載而木成書乞編日曆藏之金匱傳於後世  
上從其請命同與侍講學士宋濂為總裁官侍講  
學士樂韶鳳為催纂官禮部員外郎吳伯宗儒士朱  
右趙堦徐一夔孫作徐尊生同纂修鄉貢士黃祖國  
子生陳益賜等謄寫 洪武七年五月丙寅朔修大  
明日曆成自 上起兵臨濠至卽位六年癸丑冬十  
二月凡征伐次第禮樂沿革刑政設施羣臣功過四  
夷朝貢之類莫不具載合一百卷承旨詹同侍講學  
士宋濂率諸儒上進命藏之金匱其副藏於秘書監

濂等又言於上日曆藏之天府人欲見之有不可

得臣請如唐太宗貞觀攻要分類更輯聖政爲書以傳於天下後世

禮之於是分爲四十類自敬天

至制蠻夷釐爲五卷總四萬五千五百餘言名曰皇明寶訓自是以後凡有聖政史官日紀錄之隨類增入戊午上謂翰林學士承旨詹同日大祀既終獻方行分獻禮於禮未當卿等其議之於是同與學士宋濂議以上行初獻禮奠玉帛將畢卽分獻官行初獻禮亞獻終獻皆如之上從其議又謂古人祭用香燭皆所以導達陰陽以接神明初無上香之禮

遜命凡祭祀罷上香 洪武十六年十二月賜金鄉  
御史詹徵等襲衣 洪武十七年正月以左僉都御  
史詹徵爲左都御史 洪武十九年七月 上以左  
都御史詹徵在職公勤詔有司復其家 洪武二十  
三年十月以太子洗馬詹紱爲尚寶司丞紱左都御  
史兼吏部尚書徵之子也 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  
以詹徵爲太子少保兼吏部尚書

南靡志

黃佐

詹同名書字同文後以字行徽州婺源人四世祖青  
始以武弁起家扈從宋高宗南渡官至武德大夫殿

前統制其後脫尺籍與編氓伍曰安知吾子孫不有以文學興者乎至鼎生同文年十二三從鄉先生學有俊聲時元學士虞集弟槃爲蒼梧尹見而奇之妻之以子授易於甘楚材學春秋於劉彭壽二人皆當世名儒以經術名世而同文天資俊爽見趣卓絕能盡造其闢奧至正中舉茂才異等爲柳州學正遇亂寓賓州仕陳氏因占籍武昌甲辰王師下武昌遷來歸上厚待之暇則與之講論經史同文占對不窮上益加禮重及還京師除博士屬中書省已而集功臣胥于於內府命同文敘之更其官爲國子博士

其際友治一經者猶不能盡通同文乃能淹貫羣籍  
隨叩而鳴每講易與春秋尤獨超詣聽者豁然賦性  
爽敏涵樸濬發爲文操筆立就水湧山立可喜可惜  
時與 上同遊每應制有作 上未嘗不稱善也屢

遷考功郎中起居注翰林待制洪武元年轉直學士  
始 賜名同更以同文爲字嘗訂正音樂進所訂釋  
奠樂章下太常用之二年遷侍讀學士四年陞吏部  
尚書六年爲學士承旨仍兼吏部尚書甄別人倫鋪  
張神藻爲朝野所推服後致仕卒同操行耿介始終  
清白所著有海天集天衢吟齋集其子徽仕至左都



御史兼吏部尚書父子世爲冢宰亦薦紳盛事也

尚書吳公琳

黃佐

吳琳黃州黃岡人。世爲詩禮名家。父應澍勤儉好施。教於其鄉。號西山先生。琳性資純篤。力於問學。通毛詩。小戴記。王師平陳友諒。上方徵用荆楚名儒。詹同薦琳通經學古。且能文章。遂召爲國子助教。與同並教。自子才藻瓌麗。琳固讓。同至於商確經義。疊疊不倦。則琳所長也。每遇上聽政之暇。有所咨詢。輒進嘉言。天下陰受其賜。後遷浙江按察司僉事。克振風紀。及貳漕臺國課以辦。已而入爲起居注。獻納益勤。進兵部尚書。方試京闈。髦士有司以主文請。上

思琳優於經學遂命琳與司業宋濂柄其事及撤棘  
衆謂得人洪武六年改吏部尚書錫之誥命有學術  
既醇踐履尤正之褒與詹同迭視部事琳尋以老致  
仕既家居 朝廷嘗遣使察之使者潛至其旁舍見  
一農人孤坐小兒起而拔稻秧徐布於田貌甚端謹  
使者乃問曰此有吳尚書者在家否乎農人斂手對  
曰琳是也使者還以其狀聞上益重之

吏部尚書張公度傳

黃佐

張度字景儀增城人風儀偉特木冠時有相者見之  
曰山角淵庭柱石材也以才學聞元季舉茂才爲高  
要縣學教諭遭亂棄官歸杜門讀書而業益進洪武  
壬子舉於鄉計偕如京師會罷科舉詔選賢能補

憲職遂擢監察御史度以寒望振一時彈劾務持大  
體高皇帝重之時諸勛臣連姻帝宰多怙勢者度  
每事檢舉風采凜然朝著爲之屏迹嘗建議立張巡  
廟於歸德州以勸忠上亟命有司舉行規觀知蘇  
州治張士誠故官爲府署有司以爲言高皇帝使

度值之度往變姓名爲日者入吳縣學官廉其實屬  
察辭 旨或言度在吳縣學官每師生會膳度就食  
惟分其餘以故人益不疑而事情益覈 上聞而深  
器之尋誅畿輔諸郡守擢度知常州府治政公勸人  
不敢干以私雖公務倥偬不廢文業勸勉郡人俾知  
向學禮教講然大興前郡守何用修公解建庠序祠  
半未畢以罪去度力終其事而民不以爲病治行爲  
畿輔第一遂召爲吏部侍郎嘗條舉選法之不當者  
數十餘事 上之皆見用居法從六年進本部尚書  
藻鑑人品銓選得體持廉秉公朝野欽之後以小誤

當獲微譴閉戶一昔憤惋卒人皆傷之度爲人清謹  
有用世才鄉人尊之以爲有崔清獻風流云

吏部尚書俛斯傳

俛斯字應天府溧陽縣人故元嘉定州知州來附王師洪武元年授兵部員外郎本年擢尚寶符寶郎三年高麗遣使上表來貢方物遣斯齎印封之改尚寶司丞仍以祝文犴幣祭其境內山川使回稱旨日侍左右四年出知太安州六年陞河間府知府俱以才幹著而民亦不擾九年入爲戶部郎中尋陞戶部尚書本年調山西左叅政十三年正月召拜吏部尚書二月改禮部尚書本年以年老致仕

吏部尚書翟公善傳

雷禮

翟善字敬夫直隸揚州府泰興縣人洪武中由歲貢入國子監授吏部主事歷本部員外郎二十六年吏部尚書詹徹侍郎傅友文伏誅命善署部事善於其職稱上旨特陞吏部侍郎仍掌尚書事會 上以諸司職有崇卑政有大小無方冊以著成法恐後之蒞官者罔知職任政事施設之詳乃命善同翰林儒臣倣唐六典之制自五府六部都察院以下諸司凡有設官分職之類務編爲書名曰諸司職掌 詔刻行頒布中外五月奏准各衙門吏三年役滿於本衙



門見缺令史書吏內陞用再役三年給由赴京如有  
餘吏送赴吏部不許一槩縣陞於州州陞於府府陞  
布政司等衙門及王府長史司託故不給由者治罪  
其各處布按承差奏准以能幹人員選取三年考滿  
役日無私過於雜職內序用有私過者則充吏十月  
詔祭酒胡季安選監生年三十以上能文章者三百  
四十一人命善除授敘論等官二十八年實授吏部  
尚書一日 上諭羣臣曰善雖年少字量宏闊他莫  
能侔也善明於經濟凡所奏議凡合 上心上曰朕  
有良佐何患天下不治 上欲命工部爲善管第於

泰興善曰江鄉地隘宗親且衆誠不忍奪人以自益也况未報涓埃何敢當此 上語羣臣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善與寇準同風矣善家成籍 上欲免之善曰戊卒宜增豈可以臣破例 上曰善可謂社稷臣矣二十九年正月以事免

吏部尚書杜公澤傳

雷禮

杜澤山東青州府沂水縣人洪武中以文學授沂水縣學訓導二十年侍臣薦其經明行修召陞司經局試校書二十五年改詹事院爲府設詹事少詹府丞等官輔導東宮侍從講讀每進講畢時凡帝發落過五府軍政六部緊要事務及撫字四夷恩意大經大法皆得與聞進澤詹事府丞澤朴實持重言動不踰禮上嘉之於二十九年正月特陞吏部尚書首定朝覲之制以辰戌丑未年爲期朝正後吏部會同都察院考入覲官員奏請定奪其存留者俱引至御

前刑部及科道各露章糾劾怠職之罪一時建責宥免皆出 上命及宥免還任各賜勅一道以申飭戒其已往一歲一朝之制俱革三月賜高麗布一疋會學正吳啓言國子師生例以文學優劣分隸六堂題來皆無甄別高下不分無以激勸宜考第如例 上令魏國公徐輝祖及禮部翰林院官同詣監考試仍令澤以次錄用毋使淹滯三十年正月奏定考嚴等第先是洪武初在京官三年一調用二十九年始以九年爲滿至是定官員等第勤慎者仍治其事實校在任三月才力不逮者奏請降黜其各王府官與護

衛首領官例不考覈三月 上令澤再試寄監下第  
舉人中式者次其等第授教諭訓導其不中者則除  
州吏目三十一年正月定考覈府縣首領官法尤是  
各府州縣首領在任三年及九年考滿考不稱職者  
發充吏役至此乃令首領官不分在任淺深但不稱  
職俱發充吏三月續定吏員出身皆以九年考滿出  
身或在京兩考在外一考或在京一考在外兩考一  
品二品衙門提控都史從七品出身掾史令史典史  
并內府衙門吏正八品出身三品衙門令史從八品  
出身典史正九品四品衙門令史正九品出身四品

衙門典史五品衙門司吏典史書史俱從九品出身  
六品至九品雜職衙門吏典都察院吏典俱除雜職  
其撥歷亦從衙門大小而均分之其吏員考滿不給  
由丁憂不起復其侍親等項託故在閒已經官府問  
斷仍充吏役者重歷三年澤掌銓慎守不欺本年四  
月以年老致仕

吏部尚書張公統傳

鄉 曉

張公統字昭季富平人父月川文行知名統洪武中  
舉通經爲東宮侍書才識通敏太子器重公洪武十  
二年冬陞通政司左叅議試左通政十五年雲南平  
出爲右叅政陞辭 上賦詩二章賜公歷進左布政  
使凡土地貢賦法令條格祠祀公解上下典禮經費  
程度悉公裁定夷民孚說遠邇莫安是時雲南寓賢  
董倫王景韓宜可輩不問識不識皆厚恤之以故遷  
謫至者如歸二十六年三月秩滿入覲治行爲天下  
第一特令吏部勿考賜璽書曰某者討平西南夷命

官撫守爾公實先往任今五年言出則諸夷聽服令  
布則四野懽忻皆由誠信相孚克共乃職今年來朝  
不待考而朕知其功出乎天下十二牧之首故嘉汝  
績復命仍治黔南汝往欽哉賜宴及道里費三十一  
年召爲吏部尚書滇人如失父母時建文旁求遺逸  
日集闕下率命公試鑑識精絕各當其材會修 太  
祖實錄被旨試翰林編修官考第高下公得楊士奇  
策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不但文辭之工也奏第  
一授王府審理副靖難後召公及戶部尚書王純論  
曰卿二人久事 皇考習知典故今皆老矣其解職



務月給尚書半俸居京師視時政有戾舊制者直告  
朕無隱庶稱厚望老成之意公出遂自經吏部後堂  
死

故少師吏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謚忠

定襄公義墓志銘

楊士奇

宣德十年正月十有五日少師吏部尚書襄公薨於  
位先四日以疾聞 上遣太監范弘以醫來視賜鈔  
萬緡明日范太監以衆醫偕來又明日疾革范復來  
問所欲言對曰 陛下初嗣大寶義獨寡祐不能效  
分寸裨益然區區大馬之誠所望於 聖明者惟敬  
守洪武成憲始終不渝耳言已而絕計聞 上深悼  
歎屬時國有大事悉停諸祀特賜鈔萬緡勅工部治  
喪葬贈公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謚忠定遣某官某賜

祭而官其長子夬等奉櫬歸葬有日求余爲銘余與公同朝三十有五年而事仁宗皇帝自登儲至大位始終皆陪公公國家老成人所以啓益士奇蓋多不敢辭蹇氏世家重慶之巴縣宋以來多顯仕自公高曾而下始隱居不出以公貴三代皆贈榮祿大夫少師吏部尚書妣皆夫人公諱義字宜之生而岐嶷長端重不好弄而嗜學弗懈始從里社師中書左丞殷哲時爲郡守一見異之引充郡學弟子員語其師曰是兒將來遠到非吾所及當成就之而公不煩程督日益有進洪武甲子中四川鄉試明年中禮部會

補  
賜  
第

試廷試賜同進士出身擢中書舍人授徵事郎見重

太祖高皇帝每前奏事率稱 旨而數見獎賚初

名瑤一日奏事畢問汝蹇叔之後乎親灑宸翰書義

字賜之以易舊名時丁羅夫人憂賜道里費且命馳

驛歸蓋特恩云服闋仍舊職滿三載吏部奏當調特

命終九載朝夕左右凡機密文字必以付公而小心

敬慎久而愈篤建文中陞吏部右侍郎授嘉議大夫

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轉左侍郎數月陞吏部尚

書授資善大夫時政令制度有非洪武之舊者詔悉

復之公從容爲 上言損益貴適時宜開舉數事陳

說本末 文皇帝以公忠實悉從其言小人有譖公  
不忘建文者賴 上聖明不聽有除官不得善地訴  
公不公者上皆斥之永樂二年冊 仁宗皇帝爲皇  
太子命公爲詹事時師傅皆以勲臣兼之而輔導責  
任文臣詹事蓋元僚也 上欲有諭皇太子率諭詹  
事往導意公亦委曲周悉皇太子尤愛重公所言靡  
不信用滿三載陞資政大夫七年 車駕巡守北京  
命 皇太子監國中外庶務惟諸王及遠夷有奏請  
詣行在餘悉啓聞處分公熟於典故達於 體孜孜  
無倦不動聲色而事賴以濟賜詔以其官封贈立

代滿九載賜勅有秉心正直及淳良篤實裨益國家之褒數奉命兼禮部事雖職務填委處之裕如十七年丁父喪歸上及皇太子皆遣官賜祭有詔起復公詣北京謝上慰勞再三賜鈔千緡遣中官護送歸南京明年從皇太子朝北京遂命公巡撫直隸應天等府州間兵民休戚及文武吏之賢否而升黜之公謂國家多事之際悉以法繩吏人將不勝待黜其太甚者數人餘多見寬假而兵民利弊當建革者其奏行之仁宗皇帝初嗣位一切政議預者三四人而公居首進少保兼吏部尚書二俸俱支賜冠服

象笏及玉帶二遂進少傅又進少師賜師傅之臣銀  
章各一其文曰繩愆糾繆公首被賜 上諭之曰朕  
有過舉卿卽具疏用此封識進來蓋望公等匡直也  
繼賜誥授榮祿大夫封贈三代及妻於公數人誥詞  
上特增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  
怠所以望公等者甚切也又念公侍從監國舊勞特  
製褰忠貞印賜之而賜勅有以善翊君勞心焦思二  
十餘年夷險一節之褒時修 太宗皇帝實錄命公  
監修 宣宗皇帝嗣位一切政議屬公教人如 仁  
考之初繼奉命監修 仁宗皇帝實錄書成賜白金

文綺鞍馬扈從征庶人高煦還寵賚尤厚復從征邊  
既還以公年老不欲煩以有司之務賜勅曰卿事

祖宗積效勤誠朕嗣統以來尤資贊輔夙夜在念圖  
善始終益以卿春秋高尚典劇司優老待賢禮非攸  
當况師保之重寅亮爲殫不煩庶政乃副倚毘可輟  
吏部之務朝夕在朕左右相與討論至理共寧邦家  
其專精神審思慮益致嘉猷用稱春倚老成之意賜  
銀章一其文曰忠厚寬弘益以裒德云賜新第於文  
明門內寵錫游加吏部言公歷少師九載降勅褒諭  
仍賜宴禮部是歲生日賜鈔萬緡鹿馬一匹今上



嗣大位之日賜白金文綺是夕齋宿於公得疾越五日竟不起享年七十有三公爲人沈深質實和厚簡靜內有孝友之行事君有誠處人有量無所拂逆未嘗輕涉一語傷物至於議法亦不苟爲包含必歸忠正歷事五朝凡五十年所履坦坦無一日顛隳之憂退朝之暇手不釋卷貴而能謙富而能約 上前所言未嘗退以語人蓋天下有陰被其利者矣士奇嘗竊論之魯簡肅之忠實不欺李文正之不爲傷人害物張忠定之不飾玩好傅獻簡之遇人以誠范忠文之不設城府公蓋兼有之矣

吏部尚書郭璉

璉直隸新安縣人永樂初任戶部主事能勤職務爲  
卿佐倚任 太宗亦知其名未幾陞福建右叅議時  
年二十四咸呼小方面歷陞工部右侍郎時修武當  
山官親命璉董其工事竣轉吏部左侍郎尚書蹇義  
輟部事 宣宗欲璉爲尚書大學士楊士奇以爲吏  
尚書非才學俱優者不足以當之乃不果用未幾璉  
九年秩滿卒陞尚書典選有方正統中言官劾其有  
私遂令致仕至是卒年七十七計聞遣官諭祭有司  
管葬璉雖少廉名然爲人朴實有量行事安靜未嘗

有志遠色時稱其忠厚長者云

宣德五年晉尚書

上諭曰朕以用人之柄付卿

宜爲朕擇才昨郡守多缺命廷臣薦舉古人當斯任者必勤於咨訪有得卽錄故官不乏才呂蒙正夾袋虞允文材館錄是也慎留意正統元年進士李賢入選公試賢嘉禾詩奇賢輔相材授驗封主事未幾早蝗侍臣言大臣尸位妨賢內批令自陳諸大臣遂皆引去謝天譴公獨不可曰主上冲年吾輩皆先朝簡任受付托一時請去誰與爲理宜引罪乞改過遣老矣官至冢宰豈敢貪位願君臣恩義如此衆是公言

疏上盡留諸大臣

李氏獻書

吏部尚書致仕贈太保謚文端王公直神道碑

銘

李賢

公諱直字行儉別號抑菴系出瑯琊晉太傅導之後也導輔東晉遂家金陵後數世有崇文者仕唐爲吉州刺史因家吉州又數世孫贊仕宋爲戶部侍郎徙居泰和代有顯人曾祖以道祖子興隱居不仕父伯貞仕國朝爲肇慶知府俱以公貴累贈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妣皆贈一品夫人公早喪母而又以事去賴祖母李夫人撫育自幼端重異於常見家食力薄刻苦讀書永樂改元遂領鄉薦明年登進士第

時太宗皇帝篤意古學詔選進士曾榮等二十八人爲翰林庶吉士俾讀中秘書冀成遠大之器公在選中感激奮志不數年文辭追古作者上以公卓越諸士召入內閣凡機密之政屬執筆焉尋授翰林修撰車駕巡幸北京仁宗爲皇太子監國留務之重選任尤嚴時翰林則留黃淮楊士奇與公三人輔導公夙夜勤慎不懈中外咸倚重之及再幸北京公在扈從遂與修太祖實錄未成以憂去服闋仍入翰林陞侍讀仁宗卽位進侍讀學士宣宗爲皇太子慎選官僚首陞公右春坊右庶子仍兼侍讀

學士凡經巡講義及文武羣臣誥勅皆以屬公又兼  
記注至於 聖政聖訓之當書者皆錄之以備纂述  
進階奉議大夫 宣宗卽位與修兩朝實錄成進詹  
事府少詹事仍兼侍讀學士有白金綵幣襲衣寶銀  
之賚進階中順大夫 今上嗣位詔修先朝實錄以  
公總裁書成進禮部左侍郎仍兼學士賞賚如前久  
之以禮部缺人命公出蒞部事宗伯胡公大喜闔部  
之政悉付之公處之裕然若素習者吏部尚書郭璉  
去位詔以公代之 命下士類皆悅進階資善大夫  
屢再歲有無賴不得志者以選檢事嫁禍於公給舍

御史交章論列乃直公誣加授資德大夫正治上卿  
正統己巳秋北虜犯邊車駕欲親征公獨以爲不  
可率廷臣上疏止之不獲特命公留守京師加太子  
太保兼吏部尚書尋進階榮祿大夫景泰初進少傅  
子申兼太子太師進階光祿大夫累疏求退不允天  
順改元皇上復位圖任舊人公艱於步履不能朝  
謁懇乞休致并辭師傅二職詔特許之賜以璽書有  
恩濟之操簡於朕懷之語復出白金文綺寶鏤賜之  
給驛舟以歸公方面修髯器宇宏偉望之若神仙中  
人天性嚴重寡言笑居家儼然及至接人和氣可掬



學富才敏詩文清緻四方求者接踵屢典春闈文衡  
得人最盛在翰林三十餘年恭勤不息如一日與王  
文安公齊名時稱二王又以居第在東稱東王先生  
士類莫不拭目海內想聞其風采及位冢宰益加廉  
慎時方面官罷廷臣薦舉專屬吏部公益留意人才  
委任部屬凡御史出巡歸者必令報其高下以備拔  
用自是四方多號得人奔競之風爲之一息居第隘  
陋曾不屑意一切世味安於淡薄朝廷重公之德每  
優禮之免其朝謁及退休居家杜門不出日課諸孫  
讀書而已所著有抑菴集若干卷行於世天順六年

九月二十三日以疾終於正寢享年八十有四計聞  
上爲之悼惜特贈太保謚文端遣官諭祭於其家  
復令有司管葬事

王文端公傳

王文端公直字行儉泰和人以庶吉士入內閣書機  
密文字歷修撰侍讀學士正統初陞禮部侍郎仍兼  
學士尋拜吏部尚書己巳 駕親征北虜公率廷臣  
疏諫止不聽 命留守京師景泰初屢乞遣使奉迎  
駕還不允明年禮部議奏復迎 上御文華殿門  
諭宜絕虜公言乞遣使勿貽後悔 上色不悅諭諸

大臣曰朕初無意大位若曹過謂朕宜今奈何異議  
于少保言天位已定孰敢他議但欲答使盡禮紆邊  
急耳 上曰從汝羣臣出文華門內臣興安出呼曰  
嗚堪使者有文天祥寓弼其人乎衆未對公面發赤  
屬聲曰是何言臣皆王臣唯在所使敢弗行乎言至  
再詞色愈厲安語塞遂遣李賀羅綺使虜尋進少傅  
兼太子太師天順改元致仕公器宇宏偉位冢宰一  
十六年留意時彥凡御史復命必令報所屬高下以  
備擢用科臣葉盛林聰以直言忤當事者公力護之  
一時干請奔競之風息大稱得人遇不如意事輒誦

古人詩自寬有初拜給事中卽欲干撓選法者則曰  
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御史有言吏部  
建退官不當則曰若教鮑老當筵舞更覺郎當舞袖  
長雖涉諸戲要切中云公於世味一切淡泊官極人  
臣無以遺子孫居第隘陋年踰八十嘗從諸佃僕耕  
時擊鼓唱歌諸子孫更迭稱觴上壽爲樂嘗言西揚  
不欲我同事內閣出理部事當時意不能無憾若使  
不出部丁丑正月當坐首禍必有遼陽之行安得與  
汝曹爲樂以此知出處自有定分非人力所能爲也  
公嘗以詩寄錢塘戴文進索畫且自序管與文進文

時嘗戲作一聯至是十年而始成之臨川聶大年題  
其後曰公愛文進之壽十年而不忘也使公以十年  
不忘之心待天下之賢則天下豈復有遺才哉語亦  
稍聞於公公置之不省後大年舉爲史官困於譏讒  
臥病逆旅自度不可起乃使所親投詩於公公得詩  
泣下曰大年欲吾銘其墓耳明日而大年卒公爲墓  
誌有曰吾以大年之才必能自振故久不擬薦而乃  
止一校官耶大年所題之言固爲正論使隘者聞之  
將必以爲譏已其孰不加擠也而公不以爲意至泣  
而銘其墓真所謂休休有容者矣

吏部尚書王翺傳

永平志

王翺字九臯鹽山人永樂十三年進士先是北人舉進士者輒在後是年初會試貢士北京翺兩試皆高等上喜召見賜改翰林庶吉士授大理左寺正誥誤遷行人宣德元年西楊薦陞行在山東道御史謹重達大體十年陞僉都御史正統元年鎮守江西未幾巡浙江拊善摧奸吏民畏愛四年松番用兵不效翺出贊理六年鎮陝西七年東虜殺掠吏民師出輒北遼東西震動且撼漁陽翺提督軍務明年陞副都御史雷撫遼東十二年出塞破虜有功陞右副都御

史十四年陞左是年秋虜分寇廣寧清野困之虜退去景泰三年召還臺尋加太子太保是年建州酋李滿住上番書乞留翔遼東不許會南蠻寇兩廣兩廣副總兵董興武毅觀望不肯戰巡撫侍郎揭稽李棠不相統賊益熾于少保請用安遠侯柳溥總督兩廣軍務如溥未可出臣謙及戶部尚書金濂王翱乞用一人上用翔明年蠻平召還臺是年夏升吏部尚書初翔入四川專布恩信招懷降附出賜金市牛酒慰犒番酋商巴等十八寨來歸不煩兵力松番遂定遼東法令久弛不復知有朝廷賞罰以故虜至不

敢戰戰亦不力。翔至諸將庭，參責其玩寇喪師。夫律當斬軍中股慄頭搶地言自今效死用命得釋。翔卽出巡邊起山海抵開原繕濬墉溝五里爲堡十里爲屯烽燧斥埃千里相望虜見嚙指走翔益簡練卒伍賑闕窮乏偶配鰥寡人情大悅邊塞孤遠軍輿輒置緣俗立法細大收贖十數年間得金穀馬牛羊數十萬邊用克饒器械明利士皆飽煖願得一戰報主。翔逾年督諸軍出塞大破虜斬首千級比至嶺南亦用收贖法時翔威望已著諸蠻聞翔來大懼翔略兵威推誠撫諭盜寇止息。會長信向翔嘗言蠻戎撫捕各



有機宜以故四川兩廣得免釋騷之患翔初入吏部  
佐王文端公天順初落太子太保文端公致仕專任  
翔翔嚴考察公銓註抑奔競杜請寄一特任使並稱  
得人南陽爲石亨逐去裕陵召見翔問賢何如人翔  
力言賢才行得復留內閣益見倚任南陽在內閣亦  
左右翔 上進退大臣時時召翔面可否稱翔先生  
屢乞休不允翔以故得行其志天順五年加太子少  
保 上嘗諭南陽曰今六部尚書庶皆得人但慮吏  
部王翔老爾時翔年七十八南陽對曰臣聞祿命之  
說翔壽最高尚有十年 上喜曰如此無慮又曰如

四部年富不易得南陽對曰若繼翺吏部非富不可

上曰然 茂陵卽位免翺雨雪朝成化元年復太

子太保三年致仕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諡忠肅翺善

知人文武大吏施聚焦禮范信耿九疇軒輓年富李

秉程信皆翺薦用翺本北人嘗因召對 裕陵曰北

人質直雄偉文章藻飾似不及南顧緩急得力以故

翺推轂北人爲多至姚夔又反翺往往右南人清譽

稍不及翺功名損於禮部時翺端方強毅清白儉約

立心制行循守禮法惕厲憂勤仰思待旦居第三十

餘年不改於舊 上特命有司起第縣西公餘退宿

朝房惟朔望時令歸謁先祠曹賊亦知重翔不恣加害南陽嘗曰皋陶言九德王翔有其五亂而教授而教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彭惠安公贊翔淡然無欲不識姜姬而况苞苴莫我敢施古三不惑於公見之人皆以爲確論子屹世官錦衣副千戶

遼東指揮孫璟者以漏關鞭戍卒至死其妻女相繼哭之死他卒被鞭者訴璟殺一家三人公判日卒死以罪妻女死於夫父非故也其令璟償葬埋費後璟爲名將

少傅王文端公以清德雅望居吏部年且老矣朝廷

思得剛明果斷者以濟之乃自兩廣召公還命以太  
子太保兼吏部尚書士大夫以得人相慶

英宗復位時春遇公加隆賞賚以金玉束帶錦繡衣  
服銀幣玩器等物歲無虛月屢召與近臣同遊西苑  
南城及扈從獵近郊燕賜優渥一時擢用廷臣惟公  
首聽有出他人薦者亦必待公而後決每召見便殿  
訪問從容呼以老王而不名其見敬禮如此

詳卷四

曹欽反夜執李文達於東長安門斫傷其首血流滿  
面奔公所求救賊併執公公曰朝廷何負汝汝乃反  
也殺他人寧殺我賊素敬服公因謝曰豈敢傷長者

耶遂上馬去李得釋

每見朝廷行一善政則喜見顏色或有未善攢眉累日聞天下水旱災傷急尋所在官吏問有無儲積民不得流離餓死否其愛國愛民如此

權豪勢要有所囑殺色拒之詞色俱厲及處之不甚拂其情故人雖畏公而心不爲怨於恩仇一不介意曰吏部豈報恩仇之地耶

行狀

王忠肅公翱爲吏部尚書忠清爲英皇所任信仲孫以廕入監應秋試以有司印卷白公公曰汝才儻可登第吾豈忍蔽之顧汝學綱未萬一誤中選則妨

一寒士矣且汝有階得仕何必強所不能以幸冀非  
分邪裂卷火之公一女嫁爲畿輔某公其妻公夫人  
甚愛女每迎婿固不遣恚而語女曰而翁長銓遷我  
京職則汝朝夕侍母且遷我如振落葉耳而故恠者  
何女寄言於母夫人一夕置酒跪白公公大怒取案  
上器擊傷夫人出駕而宿於朝房數旬乃還第昏竟  
不調公爲都御史與大監某鎮守遼東某人亦循理  
守法與公甚得也後公改督兩廣大監泣別贈大珠  
四枚公固辭太監泣曰是非賂得之昔先皇頒僧  
保所貨西洋珠於侍臣某得八焉今以半別公公固

知某不貪也公受珠納所著被襖中紉之後還朝太  
監物故矣求太監後得二從子公勞之曰若翁廉若  
輩得無苦貧乎皆曰然公曰如有管子佐爾買二子  
心計公無從辨特示故人意爾皆陽應曰諾公屢促  
之必如約乃僞爲屋券列買五百金告公公拆襖出  
珠投之封識宛然

風結

吏部尚書何公文淵行狀

章 綸

委諱文淵字巨川姓何氏江右廣昌人祖德元考景榮俱贈正議大夫資治尹吏部左侍郎母吳氏封太淑人公幼英邁年七歲讀書過目成誦羣兒或竊瓜果以奉公却之曰童稚之年詎可習爲盜哉識者歎其不凡永樂初選補巴庠生時父兄繼喪公晝則經管家事夜則刻苦讀書歲戊戌登李騏榜進士第越二年拜湖廣道監察御史以廉介自持巡按山東發奸撻伏吏民畏之 仁宗卽位命考四川吏治公察其廢散而黜陟之其風裁凜然貪暴往往棄官去時



蜀旱所臨郡邑輒雨人謂御史雨烏蒙土官知府祿  
昭妻與耆民什伽私昭知之什伽懼罪潛赴京告昭  
謀反詔四川雲南貴州建昌行都司各以所部軍討  
之昭遣人訟寃公移檄止所調軍具以事聞於上  
遂直其寃經播州楊宣慰迎謁以銀器文綺來獻公  
笑而却之宣德改元正月奉勅清理山西戎伍無有  
苟免而濫加者十一月詔選御史有風力者體察南  
京改政推公復承命以往因有條奏上皆從之庚  
戌上以蘇松等郡任郡守者弗得其人命大臣各  
舉賢能者時都御史顧佐薦公知溫州府公至則視

民之利病政之得失而興廢之舊額田十畝以三畝  
爲陸田俾輸麥稅其後田有賣買而民畏麥稅之重  
造版籍莫肯收陸田者以故爭訟連年公請均陸田  
之稅與水田等於是賦稅不虧民甚利之郡所屬四  
縣稅課司河泊所舊征銀鈔旣而禁用金銀商稅止  
輸鈔而舊課不除每歲役於官者買銀輸之民多破  
產公以稅銀例禁請自今銀課亦皆收鈔朝廷從之  
是後民無輸銀之苦舊徭役弗均富者得幸免公度  
其貧富高下列爲簿籍而民獲其平溫地與金鄉盤  
石等三衛隣軍士恃其不統於有司肆爲凶暴凌轍

有司侵刻小民公東之以法軍衛肅然每歲中使至  
溫取供御海味果實供饋煩苛公措置有方民不病  
而事集一日撤下作漕運巨艦四五十艘郡邑驚動  
公任寮屬集耆老興工料董其事不一二月寂無勞  
擾而艦成且以所餘物還下中貴官茱萸以巨舟取  
寶西洋諸國迨還遇風舟泊海港入溫江瀕岸將起  
其貨送京柴聲勢燄燄公處之裕如他政事有不便  
於民者大則奏聞小則立改振舉學校使士有所作  
興修明條制使吏有所遵守祠先賢舉逸民典禮讓  
時嫁娶重喪葬具儲積別善惡居數月政化大洽山

無盜賊民寡詞訟境內稱治隣邑之民訟有不直者亦赴訴焉公爲辯其曲直咸悅服去青田民葉孟圭徐成皆邑大姓兩家故有怨成爲糧長以賦不時輸縣遣孟圭督之孟圭欲因以報怨乃率五百人掠其財壞其屋成訴於官三司調軍追捕公聞之曰洪武初青田嘗反今以五百人之衆不服進捕逃入於山林必激變又延及無辜乃遣人召孟圭及成至府諭以禍福命孟圭以所掠還成爲葺其屋孟圭拜且泣曰昨聞調軍追捕自謂旦暮鬼耳今聞指示可生之路敢不從命人謂公片言止亂賢於用五百人遠矣

壬子冬十月入覲道經括蒼馮公嶺永嘉丞於見遣  
其子間道懷金贖公於旅館公慰諭却之過客聞其  
事者因扁所舍處曰却金館士大夫咸有題詠始公  
與八人受命爲守未朞月政聲燁然聞於京師至是  
上問吏部尚書郭璉曰先所任九人爲知府亦有  
來者乎璉以公等七人名聞乃召入便殿命中使傳  
詔獎勞錫宴於廷又以御製招隱詩賜之所以寵賚  
之者甚厚公旣復任感上寵遇知無不爲化行旣  
久民皆信服軍衛亦皆戒飭其下毋得侵害於民郡  
中無事黃堂闐然暇則詣庠序進諸生周旋等講論

經史查疊忘倦又召生徒章綸入府親自授業未幾周旋果狀元及第章綸第進士今任禮部右侍郎其餘亦名出任有廉名公之指教居多歲旱齋戒禱於山川泣拜移時不能起其禱詞有云薄壽請從今日止甘霖望自九天來俄而黑雲四興大雨如注歲大熟乙卯春處川盜起羣聚四出剽掠官軍討之往往敗乃於要害處設官防守俄有一人逸入境守關者執之乃殺官軍者也公詢知賊據烏風洞爲巢穴遣經歷黃能誠往捕之悉得其巢魁時都指揮使李貴等捕盜無所得乃執平民以火烙之皆自誣服公移

文言已得盜彼所捕皆平民也貴等怒必欲置所執者於死公抗言不爲撓由是活二百餘人永嘉民朱良觀良旦兄弟爭財訟於郡公召其鄉長老諭以兄弟天倫大義因判詩於其狀有云祗緣花底鶯聲巧致使天邊雁影分之句朱良觀兄弟感泣退修親睦之行是歲五月浙江布政使黃澤以公治行聞於朝宣宗以璽書獎勵增秩二級掌郡事如故命下而禮部尚書胡濙復薦公宜大用乃擢刑部右侍郎將赴召溫之官吏軍民父老咸號泣遮留及出城男女送者萬餘人填塞城門居民在江之北者率父老童

釋望風拜伏悲泣於岸側在郡六年無錮銖取於民  
布裘疏食處之怡然民思之不已爲立生祠歲時祭  
祀及在朝數上章言事皆關於治體每朝廷有政事  
百官廷議公辯析利害衆皆服之論囚常求生之前  
後辯繫者之冤不可勝數又命典獄灑掃囹圄夏月  
則寬其桎梏正統元年九月詔往維揚理鹽法惟私  
販情重者罪之餘悉寬貸議者欲悉籍其家公力爭  
之全活者百餘家庚申八月朝議遣公經理京畿八  
府荒政多得賑濟之法初龍川思任發苦邊吏侵刻  
而叛都督方正討之敗死已而遣使人貢謝罪羣臣



復請討之。公上書大略言：麓川一彈丸地，疆里不過數百人民，不滿萬餘。以大軍臨之，往無不克。然莫若命官軍耕守，操備仍令官一員直入其地，諭以禍福，好生惡死人之常情。一聞開示，可生之路必稽首稱臣。與琛人貢若或冥頑梗化，則相機剿絕。如此遠人蒙再生之恩，而朝廷亦免出師轉餉之勞。詔百官會議。時有欲邀功邊徼者，倡言征之便。卒以山川險阻，弗能克。兵疲於奔命，民困於轉輸。東南騷動，衆始悔之。辛酉六月，早詔公審覆在京罪囚多所平反。凡可矜疑，咸從輕議。越數日，天乃雨。大有年上封事者言。

民之盜竊者多黥刺之刑不足使之懲創自今犯者宜扁其門曰竊盜之家朝議從之公具言律有常憲竊盜初犯再犯俱刺字三犯者絞今於律條之外又加其罪况在京及各處布政司人烟輻輳爲盜者多若盡立牌額數年之間各處竊盜牌額頗多四方往來之人觀瞻實傷治體書奏乃寢其令時公以疾屢欲告歸而少師楊公士奇少保楊公溥勸留之且擬大拜公以疾力求罷上乃許之既歸杜門不出惟課童僕畊壑教子讀書而已巳巳八月車駕北狩邸邸攝位詔起之遂驛召於家既至以爲吏部左

侍郎時貴州蠻叛議討之公言貴州荒服之地洪武中命鎮遠侯提督鎮守夷人以安永樂中始奏以其地設都布按三司及府州縣夷人始苦之遂至作亂乞遵舊制仍設總兵官鎮守而革新設衙門北虜也先請遣大臣迎車駕還京廷議不決公倡言於衆曰此事雖十上章不得請不可已也於是自草奏同羣臣詣闕力請迎鑿與南還公與有力焉明年陞本部尚書惓惓以進賢圖治爲心而好惡者不一公知不可力求退避三上章始獲命致仕旣歸杜門養疾絕不與世事縣大夫有問候者輒使人謝之竟弗

天順元年四月十一日得疾諸子曰吾嘗爲溫守溫  
民戴吾亦深今去溫數十年然心未嘗不在溫也我  
死神氣必歸溫矣越三日正衣冠而坐索紙筆書口  
占律詩一首付長子宗投筆而逝公晚號鈍菴奏議  
牧民備用司刑備用書義庭訓四書講義禮記解義  
皆行於世

吏部尚書李公秉傳

曹州志

李秉字執中曹州籍宣德乙卯領山東鄉薦第一丙辰登進士授福建延平府推官有兇豪爲民害官莫能禁秉廉得其狀卽補治之因被誣下獄荅年事白兇豪伏狀其名遂起越兩考擢都察院經歷未幾丁內艱服除改戶部主事陞郎中出督鳳陽等處漕運再理宣府糧儲所至事集景泰辛未用薦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叅贊宣府軍務請白金三萬兩買牛給貧乏軍民秋成償其價軍民樂業邊餉亦足具奏都督紀廣參將楊能息忽邊備能亦誣秉不法因取回

別用科道連章言風憲糾劾跋扈未辨曲直焉得以  
撫拾之言而改罷 上命御史練綱拾事嚴誠往勘  
果切責能等乘復奏准邊軍士雖無妻但有四口同  
居者許支一石之例汰宣府尼僧配軍士無妻者又  
秦都督迺興怯懦無謀及叅將方正黃具都指揮王  
良孫安陞官費宅之罪 上切責良等而以宅付代  
者癸酉有達寇邊牧廷議擊之乘援姚崇不賞邊功  
以息邊釁遂寢虜寇以標掠男婦來易糧米朝議每  
大口一石小口五斗虜不從乘如數與之奏罷叅將  
孫安薦周賢又以張林代江福士論以爲得人嘗條

陳邊務其目曰設武備以畜將材恤孤老以廣仁政  
增衣糧以恤貧寒減縣治以汰冗員汰冗員以節邊  
儲專守備以固城池委將臣以肅邊備行營田以防  
遺患責典守以革奸弊防虜使以杜奸謀停造作以  
安人心修城池以防標掠均田土以息爭端貨官鹽  
以益邊餉悉允而行之數年之間邊境無虞軍民有  
祠之於家者天順改元巡撫江南時郡縣多貪吏去  
其甚者數人餘皆攝服戊寅遷大同坐累去久之召  
復職掌南京院事甲申進右副都御史再巡宣府越  
兩月擢左都御史掌院事屬歲當考察舉劾無所避

公論快焉 上以大同等處邊備廢弛命之整飭處

至戰於鳳皇山俘獲萬計無何建州虜酋董山作亂

仍討平之師還特賜一品服勞以羊酒成化丁亥拜

吏部尚書錄建州功進太子少保秉素剛直不阿居

吏部士大夫有聲望者不次進擢以監生雜冗倣古

身言書判不稱者給冠帶以還人多怨望大臣有忌

之者嗾給事中蕭彥莊劾其處事乖方遂落太子少

保以尚書致仕前祭酒作詩送之有古道自無三黜

愠直臣又見一番歸之句方秉被劾時六館士願不

試以贖乘聞薄責乃止丁未進階光祿大夫又二年



卒年八十有二秉居官介然無敢干以私者居鄉則  
人人得親尤好施予所著有公餘江南雜詠雲中集  
歸田集謚襄敏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贈榮  
祿大夫少保謚文敏姚公夔墓志銘

商 輅

成化癸巳二月九日太子少保兼吏部尚書姚公卒  
計聞 上震悼贈榮祿大夫少保謚文敏恩典甚厚  
公諱夔字大章號損菴先世居汴宋南渡徙家桐廬  
族敦詩禮代有聞人曾祖鼎祖伯華父惟善有隱德  
以公貴祖父皆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祖妣楊妣申  
屠皆贈夫人公生而穎異一歲失怙中着夫人極力  
撫教三歲口授孝經論語輒能記誦八歲脫針傅已

銳然有志於學十三游邑校從楊長教瑛李司訓伯  
瑛受春秋晝夜淬勵通貫經史爲文雄健有奇氣下  
筆滔滔數千言李嘗語人曰一夔足矣正統戊午舉  
鄉試第一會試辭乙榜入太學進業時祭酒李公時  
勉司業趙公苑一見知爲偉器少保南郡楊公溥尤  
加賞異因遣子督從學公間游劉忠愍公之門劉許  
與尤至壬戌會試第一癸亥擢吏科給事中首疏入  
事謂脩聖德舉賢才考察有司慎選風憲寬詔勅之  
限革監庫之弊立謚法以勸賢銓放職於便地多見  
採納甲子夏旱奉 命祀北鎮雨應時至都御史王

公翔鎮其地喜曰此所謂隨車雨也爲立碑於廟丙寅持節冊封晉府夫人以疾卒公以不獲奉湯藥爲恨號慟屢絕居喪盡禮服闋復任己巳英廟北狩

國勢危疑羣臣勸 邸王進議未決詢諸六科公曰

朝廷任用大臣正爲社稷計何必詢諸小官衆乃詣文華殿懇請事遂定十月虜大舉進逼京城衆議戰守不一公言兵敗之餘人心未定只宜固守伏兵歸路擊之遂上疏遣人間道齋 勅宣府遼東令總兵官楊洪曹義各選勁騎刻期以進與京軍內外夾擊未幾洪義果統所部兵來賊聞一夕遁去景泰庚午

春廷臣交章薦公才堪大任階南京刑部右侍郎階  
嘉議大夫時刑部規矩廢弛公一以嚴肅振之獄無  
滯囚壬申改南京禮部奉勅考察雲南官吏黜陟允  
當癸酉還朝遂留禮部尋賜誥進通議大夫加贈祖  
父如其官祖妣妣淑人妻封淑人丁丑春正月景  
帝不豫尚書胡公濙在告公強之出十四日率文武  
大臣於左順門問安退集東閣議立 皇太子上疏  
懇請未允次日公欲率百官伏 闕以請是夕與子  
議定遂歸與王夫人決十六日早三鼓至朝房公屬  
手具本稿有 陛下爲 宣宗章皇帝之子當立

宣宗章皇帝之孫正位東宮等語公躍然舉筆於立  
上添一復字時同官鄧公幹等俱稱善已而入朝衆  
議合文武大小官僉名且一樣寫二本因延至十七  
日早變作弗果進 英廟復位石亨輩竊弄威權勢  
險可畏公視之如常亨憾其不附已乘間調公南京  
禮部 英廟素知公爲人且聞正月立儲之議未幾  
驛召至京 賜二品服轉禮部左侍郎戊寅調吏部  
有真定守以舊賄敗亨挾勢囑復其官同列附亨者  
令擬准彙來判公擲筆大言曰吾寧不做侍郎必不  
判此彙事竟止亨敗附亨者降黜而公之名益重癸

奉選禮部尚書階資善大夫公詳雅敬謹明於典禮

上深嘉之甲申冬 上嗣位命侍經筵賜白金綺

寶楮成化乙酉 上耕籍田幸太學皆從公所請宴

賜有加丙戌會試公知貢舉預陳數事以杜僥倖閏

三月進資政大夫贈封祖考以下皆如制八月公率

羣臣上封事其略曰 皇上當念 祖宗之付託思

天下之艱難勿以目前無事而恣於宴安肆於逸樂

以禮法齊家以節儉制用官爵無濫授金帛無妄費

土木勿妄興齋醮勿頻設出入有防巡遊有度節嗜

欲養天和留心萬機無忘政務上嘉其言慰諭甚至

丁亥正月錫金織麒麟文綺七月以災異數見乞致  
任上曰卿謹慎老成朕方信用不允辭朝鮮進海  
東青公言非故事宜下詔自今非常貢之物不得  
進以示不寶遠物之意戊子四月以災變率羣臣上  
疏言皇上春秋鼎盛而震位尚虛宜均愛六官以  
繫子嗣乞罷西山所建之塔斥而阿叱哩之流留心  
經進裁決政務親君子遠小人服食言動悉遵祖  
宗舊規庶回天意上嘉納之慈懿皇太后崩卜  
葬有異議內閣執不可繼之以疏事下禮部公率羣  
臣覆奏詞甚懇切有曰山陵宗廟聖孝所先綱常



典禮 國家攸重萬一合葬祔廟之禮少有疑沮關  
係非細豈能保其將來無據理改而從正者 上覽  
奏感泣卒從其議九月彗見公辭職不允己丑會試  
公為知貢舉官三月上疏乞祭先塋 上曰卿老成  
當朝夕輔朕未可言私六月遷吏部尚書迭資德大  
夫正治上卿公熟於事體釐正庶務剗革宿弊品藻  
人物進退惟公中外稱慶庚寅雨雪失時公率諸司  
條列政務其末具言可愛之事以冀感悟辛卯秋加  
太子少保遣中官 賜羊酒寶楮是冬彗出公上疏  
反覆諷諫言無所諱壬辰南方大風雨水溢公疏言

自前歲彗星示變以來四方漸覺多故 朝廷處置  
事宜往往不爲深遠之圖自古禍亂常起於災傷饑  
饉之餘母謂天道姑息有象無應只圖因循便安於  
目前也 上是之命禮部卽會議行公自是憂形於  
色食不甘味上疏乞罷歸田里不許已而疾作日轉  
劇臨終謂子壁曰吾受 國厚恩不克圖報死後勿  
隨例請葬祭以重吾過言弗及私公丰神秀朗器識  
宏偉言論侃侃立朝三十餘年憂國之心老而彌篤  
每當廷議正色昌言人皆敬服說者謂公可屬大事  
正直弗徇如古周勃姚崇其人誠知言哉公著述甚

富所存雜品堆稿一十卷

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贈太保諡

恭簡尹公旻墓誌銘

李東陽

吏部尚書尹公旻致仕十有八年卒於家上聞訃嗟悼遣官諭祭勅有司治葬事仍贈特進太保諡恭簡賜之誥命褒舊績也公姓尹氏諱旻字同仁世爲濟甯歷城人曾祖諱均壽祖諱得名考諱宏舉鄉貢累官泉州知府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曾祖妣夏祖妣虞妣姚皆一品夫人公七歲知讀書稍長下筆數百言正統丁卯以府學生舉鄉貢第一連擢戊辰進士簡入翰林爲庶吉士己巳

授刑科給事中景泰間值國多事屢有建白皆傳正  
義天順丁丑遷左給事中英廟見其儀觀魁偉音吐  
洪暢欲大用之尋擢通政司右叅議轉左叅議己卯  
旱遣祀海岱禮成而雨庚辰持節封安南國王盡却  
僞遺國人斂服辛巳王師有事於陝西公出總軍餉  
有白金彩幣之賜壬午丁母艱癸未驛召至京師擢  
吏部右侍郎成化己丑遷左侍郎歷王李姚崔四尚  
書皆曰代此位者必公也壬辰漕河壅滯公往督官  
運事遂集癸巳勅拜尚書命侍經筵戊戌加太子少  
保賜玉帶麒麟服己亥加太子太保累進階至光祿

大夫敷柱國甲辰加太子太傅公久掌銜鑑博采公  
讓不爲私撓天下翕然稱之有姦吏李孜省者貴幸  
用事憾公甚會公鄉人兵部鄒郎中襲坐累補外詣  
武官奏留之因肆爲媒孽罷其職而落公太子太傅  
仍爲太子少保又訶其子事構成大獄再削職以尚  
書歸公不自辯列惟引咎自責而已今上御極孜省  
既伏法乃吐實於官諸黨惡者罷黜殆盡而公壽考  
終命克膺褒卹非獨復其故物而恩禮有加焉然則  
世之以仇怨相傾擠竭計盡勢而不爲後地者亦何  
益哉公素負學識善斷大事尤精鑿履記每經銓注

歷多奇中故其退也士大夫屢疏薦欲起之而公亦  
老矣惜哉公生永樂壬寅五月二十八日卒以弘治  
癸亥九月十七日壽八十二

光祿大夫吏部尚書古澹李公墓誌銘

張 滌

公姓李氏諱裕字資德別號古澹系出唐崇賢館直  
學士善之後世爲江西豐城人祖諱仲止考諱端明  
以公貴二代皆贈都察院右都御史祖妣熊氏妣周  
氏皆贈夫人公自髫髻頭角迥殊稍長入學官才氣  
逼人嘗讀書東樓夜半有紅光燭空隣家誤驚失火  
頃之光乃沒景泰癸酉夙興詣文廟值微雨天未曙  
忽二人擎籠燈自前來迎公恍然莫測比至學無所  
見聞者異之是歲秋領鄉薦甲戌登進士選擢河南



道監察御史天順戊寅英廟在御奉命陝西時宿弊  
全積公建言選將練兵汰守令安流民等八事皆報  
可定遠伯石彪冒功首虜廷命覈實彪叔忠國公亨  
以普通關節公焚其書曰媚權臣欺天子吾不敢也  
卒覈實亨果大怒值其敗得免於禍庚辰自陝回都  
御史寇公深方得寵眷待御史甚嚴公英英不少屈  
嘗有指授雖出上意亦堅執不從然上知公守法亦  
不加罪癸未擢陞山東按察使先是屬郡死罪二百  
餘人或經十餘年未決公至悉爲磨勘親鞫之平反  
得釋者無慮過半青州大峴山有寨七十二民避盜

役及殺人爲盜潛伏其間公往督守吏捕繫渠魁寘之法其逃者悉遣還蠲其逋負自是禍始息成化庚寅憲宗皇帝知公政績久次乃擢陝西布政使下車甫餘月進順天府尹卽古京兆秩而往往迫於權貴事多掣肘惟公屹立不爲搖動至於省物料寬鋪戶樽約惜薪司夫役禁奸人不得投獻田土皆有實惠於民府入給引鈔貫歲計若干故事爲尹所應得公惡損廉悉辭之以充官用癸巳總督漕運缺員以公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當其法久弊生皆起於軍官務竟交兌違期開河阻淺之故公剔其弊而更之歲

運不稽漕卒亦樂於趨事張秋河至南旺湖以及淮  
安西湖堤舊用木椿得木糜費勞民特甚公撤鄆中  
楊恭主事郭昇準所費易爲石甃西河之民至今賴  
之在淮揚六載每歲秋赴闕會議所建明皆興利除  
害事戊戌冬丁外艱壬寅起復至京留署院事癸卯  
遷右都御史時風紀稍緩公慨然希蹤前輩欲如顧  
公佐李公賓所爲者臺省爲之蕭然甲辰以讒問調  
兩臺丙午考績至京陛見旣退朝上語近侍曰李都  
御史好官員也遂留爲工部尚書居無何拜冢宰益  
先是銓曹事多脫誤至是以公任之實出於宸斷也

考  
立  
不  
條

公感 上知過精白思報每大選先二日於後堂設

一木榻上書皇天鑒之四字公與二侍郎偁坐文選

司官前立以缺員與選人一一第資格可否註於手

牘謹緘之至期引奏填榜更無舛錯而庶官亦稱得

人丁未適天下朝覲公與一二憲臣焚香誓天不敢

以私意參其間一時奸貪鮮有漏網者舊制以老疾

罷軟貪酷不謹四條爲黜幽公謂遲鈍似軟偏執似

酷創立才力不及一條以處之實愛惜人才之意其

法迄今不變一日太監單昌語鴻臚寺官轉謂公曰

先時選官本入 上必丁寧司禮監看詳然後賜允

近日 上諭昌等曰李尚書梗直人必不敢干之自  
其人卽與批出行之其見信如此一日周宗伯謝司  
空與公同候朝周曰昔尹公在吏部深惡江西人不  
便居華要今山東進士選科道京職者何多公正色  
曰掌銓法惟至公庶無罪悔苟有私黷不但負朝廷  
其如天下公議何二公皆歎服是歲 憲廟上賓  
孝宗皇帝嗣統公連疏乞歸家居獨處書院終日燕  
坐以經史翰墨自娛公門坊市不著履跡先是廷試  
進士兩爲讀卷官晚歲兩遇恩典進階一品性素儉  
朴每食不過肉一味子孫謁見者必以買田放債爲

戒所著三朝奏議七卷雜錄十卷東藩倡和詩一卷  
歸田訓一冊山東雪冤錄一冊藏於家南臺史抄政  
事略餘力集正家條約辯誣錄刊行於世年八十八  
卒

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太保謚文恪

耿公裕神道碑

徐溥

公諱裕字好問姓耿氏其先出真定之東鹿有諱昉者仕金爲平定軍宣武指揮使遂爲平定人高祖諱文元國子伴讀遷大寧路推官妣呂氏曾祖諱承祖太常寺太祝贈刑部右侍郎妣康氏贈淑人祖諱綱國初盧氏縣學教諭贈南京刑部尚書妣和氏贈夫人父諱九疇南京刑部尚書謚清惠妣徐氏封太夫人自教諭公官盧氏不歸今爲盧氏人公資稟特異又清惠公爲一代名臣家庭之開漸榮有日故公年

少卽有大志景泰癸酉清惠公方以刑部侍郎巡撫於外公侍母太夫人居京師當順天府舉鄉試奏乞就試遂中其選明年登進士第補翰林庶吉士丙子授戶科給事中尋改工科天順丁丑清惠公再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言不當在言路改翰林檢討當是時將臣有怙寵專恣者清惠劾奏之忤旨出爲江西布政使公亦出判泗州旣而丁清惠公憂服滿改定州成化乙酉朝廷知公無罪召還復檢討丙戌同考禮部會試預修英宗實錄進修撰仍充經筵講官乙未陞國子監司業丙申陞祭酒明年擢吏部右侍



郎丁母太夫人憂服除轉左侍郎丙午擢本部尚書

俄改南京禮部丁未今上卽位轉南京兵部參贊

機務弘治戊申召爲禮部尚書癸丑仍爲吏部明年

加太子太保累階至榮祿大夫又二年而卒享年六

十七歲公儀觀豐偉鬚髯若神器度弘遠人莫能窺

其涯涘初列官清要一旦被斥於外人皆爲公不堪

至則孜孜訪求民瘼兩州惠政被於民者甚多在國

子時臨諸生舉教條嚴而有恩公而有法時勲戚年

幼者奉旨受業公慮其難教取其所當習讀者萃成

一書授之他日中使至偶持去上聞之嘉歎及擢

嘉止 觀王 實朝 奏却 有御

吏部益慎其職適有執左道以登顯仕者庇其鄉人  
 故公不得安於其位居南京二年鎮靜持重論者以  
 謂得體後既召還禮部當改元之歲多行大典禮公  
 素博雅通知古今能斟酌而行得會通之宜崇王嘗  
 乞詣京師朝賀詔諸臣集議公言王雖至親於制不  
 宜况茲饑歲所過必勞供役民何以堪 上從之四  
 夷貢獅子公言賈胡嗜利受之無益且彼泛海而來  
 非由故道宜卻其物亦從之畿內自宮求進者紛然  
 盈路公上疏請治其罪一時雖不能絕然自是禁例  
 甚嚴無敢再犯者至再掌鈐曹感 上知遇益竭心

力凡所舉薦必當其人舊緣傳奉貶謫有求復進用者上疏極陳其弊務宜絕之第倖任都督府都事秩滿當遷公故緩之曰吾家當如是其無所私如此士大夫方慶公之復用而公不幸一疾遂卒矣內外咸痛惜之公嘗以開輔饑代祀嶽鎮所過輒督有司賑卹還朝上言十事悉下所司議行若事有係於天下者會議於朝必持正道不阿徇人意或舉人才從衆論而用之公退獨居無敢以物私饋者至老不管產業不治居第自奉儉約蕭然如寒士人以爲有清惠公之風公卒之後上念之贈特進光祿大夫太保

禮文恪而官其孫爲中書舍人

吏部尚書王公恕傳

王世貞

王恕字宗貫陝之三原人少治易徇通他經子史三十餘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翰林業治古文辭而恕不喜爲古文辭其學務以明體適用本之經術極經濟而已以是不得留出爲大理寺左評事遷左寺副所讞決必麗情法嘗條刑罰之不中者六事朝廷議行之擢知揚州府揚淮南大都會也恕以直道精心爲之吏民皆愛服歲再饑上疏再請賑度事已迫不待報而發倉庾且別市糶以施病者其人不至後時而歿立書院羣少年諸生於其間而是文學行

揚州  
治經

劉忠  
英政

誼之士爲之師太守以間接行名諸生褒衣講說物  
物禮讓文事亦大振以考最超拜江西右布政使  
人挽留之不得相率伐石勒德政其在江西而橫  
有犯贛州者恕奉檄帥師討平之轉河南爲左以  
原稱賦稅出納吏無所容舞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撫治南陽襄荊諸府時以襄南地多山險秦楚之流  
民萃焉日剽攻殺略而礦賊亦不時發時設開府撫  
治而恕首得之軍府取草創恕事事經畫有成算首  
捕獲南陽之爭礦而稱兵者已會兵搗襄盜巢平之  
殲其魁釋脇從之衆累累又平湖廣劉千斤石和尚

之亂既捷而大將欲搜山盡取其首以徼功賞恕持  
不可久之乃聽念所從將卒必有乘間爲賊者乃下  
令曰擅殺一人卽抵死衆肅然不敢犯因榜諭流民  
各使復業後流民聚費立生祠祀恕仍家繪一像母  
憂歸卽家起復巡撫河南以襄南功遷左副都御史  
境內霖旱不相啗而又苦蝗大風晝晦乃上疏乞罷  
以謝衆人因極言止管建崇儉約以回天意 詔不  
聽罷而他所疏荒政甚詳 上爲之蠲賦有差例入  
朝議事因復上六事疏轉南京刑部左侍郎父憂  
歸服除以刑部左侍郎治濟河請禁抑馬快船齎擔

漢書

商貨而縱橫郵道間妨糧運且及殫災數事惓惓民

力上爲之下蠲租詔改南京戶部復大有所損益

部事理復改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恕於遷若左然

朝議以雲南在萬里外西控諸夷南接交人而鎮守

中貴橫甚欲借恕彈壓之恕心知所謂單車攜二童

子以往而中貴人錢能果使其麾下指揮郭景等以

玉帶龍衣吳裝玩好馳驛謁安南王黎瀨王報以異

寶生金通犀象牙等物往返數四景等復與其國工

市捆載還恕廉得之遣騎道執景景迫投井死因悉

銀鏹其從者下之獄而沒入其賄飛章露劾能私通

漢書



不書  
一乘

外夷罪當死報聞當是時瀕別爲私郵以通滇省會  
實欲乘間掩取我至是其謀始杜而錢能復使使乘  
驛以黃鸚鵡進恕復上章極言明王不貴異物今萬  
里勞人而進一羽族微物恐天下有以窺見上意  
因盡發能貪黷梟肆諸狀上不得已召能歸安置  
南京而黔公諸大帥以及土酋皆惴惴奉三尺矣三  
品滿九載進右都御史尋召掌南京都察院事往返  
未嘗各一橐無纖毫增掌院之未幾叅贊南京守備  
遷南京兵部尚書叅贊如故盡攝管將之占役者一  
卒不得走私門番使過龍江驛嚴禁織作工賈非奉

旨毋得自爲互市考選軍政卽同事者無敢干頗不  
便怒而適有奧力取中旨改兵部尚書兼左副都御  
史巡撫南畿兼總督糧餉怒益日夜孜孜於職下車  
必首延耆碩降色與談民間利病因而刺及屬城吏  
賢否諸屬城吏故已耳怨名其墨不可洗者望風解  
印綬去畱者相刮濯爭欲獻其長以自效以故恕不  
勞力而治乃責以天下一切納貢賦者苦收取過重  
至破家乞嚴禁葦光祿寺歲供白粲粢及庖人賤工  
請稍裁別派市物料織造繒彩及貢獻花木禽鳥請  
賜蠲省皆報可常州時有羨米請以六萬石補常州

漢稅  
賑貧

漢中  
貴人  
之罪

之夏稅又以補諸府戶口鹽鈔六百萬貫以官田賦  
太重減耗米十餘萬明年水災奏免秋糧數十萬草  
半之而周行賑貸其貧者至二百餘萬口三吳之人  
頌之以爲自設巡撫來幾一甲子獨恕與周忱忱以  
十八年恕不二年其久與暫不相當然忱彷彿姚元  
之恕則賢於宋璟矣中貴人杜福以中旨下常州取  
截江網及刻絲觀音羅漢古跡恕疏言帝王之學貴  
要典謨訓誥及無逸旅葵皆帝王修身治國平天下  
之道上不之取而取截江網者何瑣瑣也佛像外  
道亦不足汗清覽而中貴人王敬挾其千戶王臣以

妖術取中旨齋御帑金收市圖籍珍翫因而張皇聲勢搜括富人財寶殆盡而官府供億亦不貲人情洵洵怨乃盡列其罪狀三劾奏之王敬亦誣奏怨因而株及常州守孫仁方未決而東廠中貴人尚銘亦發其狀上始下敬錦衣獄謫戍之并戍其黨十八人而梟王臣於江南遠近稱快以是益歸心怨尋復爲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時錢能復寅緣得同守備南京與怨共事然益心服怨語人曰王公天人也吾惟有敬事而已怨諗其少自抑損坦待之卒無害而怨以年至乞休不許滿九載加太子少保以秦晉饑

言便宜十事刑部員外郎林俊疏論中貴人梁方與

妖僧繼曉比而蓋大鎮國永昌寺其言直忤旨下

詔獄都督經歷張黼救之亦下獄謫外恕言京師祀

天地僅一壇祖宗暨先聖僅一廟而佛乃至千餘寺

者年也一寺立而移民居者且百家費內帑者數十

萬金俊言當不宜罪宜特復其官因併復黼官上

雖報聞而中不能無嫌以星變遠俊黼南京恕因是

益自信凡應詔者二十一建白者二十九報可天

下益服恕之直至朝事有所不可必曰王公胡不言

也則又曰公嫌且至矣而恕疏果至至爲諂曰兩京

十二部獨有一王恕公卿大臣皆側目而天子亦漸心厭之而最後所言政令失信尤中上諱會南京兵部右侍郎馬顯以病告忽附批落恕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恕既歸名益高臺諫推薦無虛月上崩孝廟卽位於是薦恕者無虛日卽家特召之命馳驛以來中途引疾乞休不許而改吏部尚書入見卽加太子太保言官猶謂恕且老而賢不當勞以繁劇宜用之內閣備顧問上報曰朕用蹇義王直故事官恕吏部謀議無所不聽從何必內閣也上特釋莫文廟恕請加禮於是孔子前獨用幣改太牢而

是時恕侍經筵時酷暑營上方汗而盛服疲不堪

請暫輟講於官中進學報許始恕以直諫重天下後

進慕說之而上方開言路各欲有所自見其望恕

重而責之深至是御史湯儒進士董傑都給事中韓

重等各疏論經筵講不宜以暑輟恕非所宜言而傑

尤激恕不懌待罪私第上疏乞休上曰君臣之間

恩猶父子各陳所見以盡乃職何嫌何疑其亟出勿

避恕乃復疏露其意謂人見朝廷待臣太重責臣

太深欲臣盡取朝事更張之如宋司馬光母論臣不

敢望司馬光今亦豈熙豐時也上復優詔爾之乃

止時 上於春宮內臣多所登進又贈服色莊田恕  
爭之 上與辭以報恕益自奮南京守備太監蔣琮  
與御史姜綰等訐而各失實綰等謫而琮獨留恕謂  
獨留琮何以示天下公不聽御史湯胤故嘗以經筵  
譏恕者他亦諤諤有所論建壽州守劉槩以書稱之  
引所夢爲證事發而大學士劉吉惡之下 詔獄欲  
坐槩妖言律論斬而胤亦與同罪恕力辯其不然  
上命姑緩之迨法司讞上槩胤皆減從成陝西巡按  
御史李興有風裁而微過刻爲同事者所中以多杖  
入死當大辟恕謂非故勘於法不當大辟亦減從成



修理河橋工竣太監李典乞陞工匠官四人冠帶者  
五人恕再執之不可乃上言臣力竭矣惟陛下慎  
之將來耳上溫旨報聞總督兩廣都御史秦紘糾  
總兵安遠柳景不法而爲景所誣與俱罷恕復言紘  
不當罷卒奏起爲戶部尚書滿三載考最授光祿大  
夫柱國贈及三代上念恕老大風雨雪免朝又免  
午朝以疾告輒遣中貴人存問御醫視脉牲酒米蔬  
相繼而歲時珍鮮金綺之賜與內閣輔臣埒御醫王  
圭自陳春宮劾勞乞陞職下吏部恕請速問之有  
旨免問而增俸二秩恕固執不可乃已時丘濬掌書

事府亦加太子太保而以禮部尚書故班恕下既入  
直文淵閣兼大學士恕尚持其吏部銜且先責猶据  
其上濬意弗善也會考察天下應覲官奏黜而中旨  
留者九十餘員而言官有拾遺疏復指其留而當黜  
者下吏部恕乃詳據各原考語及所察知者以聞有  
旨未必實令再訪詳具奏恕自擬有沮之者必濬也  
前是無歲不求去乃求去益力至再而上特慰留  
之居無何太醫院院判劉文泰奏恕矯詐強悍妄行  
選補御醫吏目非故事及里居日托人作傳而錢行  
之曰大司馬三原王公傳其疏辭不見行者皆曰不

報以彰 先帝拒諫之失自比伊周無人臣禮有  
旨令恕看詳回奏恕不憚意文泰受之丘濬且疏辯  
謂臣傳作於成化二十年而致仕乃在二十二年此  
非有怨於 先帝者卽臣傳內所言皆足以昭 先  
帝納諫之盛何名彰惡且文泰無賴小人其逞此機  
巧深刻之辭非老於文學陰謀詭計者不能乞於午  
門面究文泰及主使之人以正法紀遂下文泰錦衣  
獄獄具謂文泰嘗謁丘濬語及恕傳濬謂此沽直諫  
君也傳若行有豪傑聞之 上罪當不小文泰自是  
心動具奏欲論恕以語故爲民都御史吳貞貞亦爲

之奮言且潤色文泰草而授之以上因請速恕及濟  
貞面質 上爲左文泰秩而責恕賣直沽名宥之俾  
焚其傳草而罷濟貞不究恕意不能平復上疏辯復  
不聽而恕自此屈矣於是懇疏引疾乞休至再三乃  
許之聽馳驛有司月給廩二石歲給夫二人不賜勅  
而文泰心怏怏謂濟不能爲之地又二歲濟卒文泰  
在弔其夫人叱之出曰爲若而使我相公齟王公負  
不義名天下何弔爲時人快之恕家居健無恙口翫  
大學諸書草石渠意見能發前賢所未發而薦紳大  
夫過三原里者必屏呵從謁之再拜叩質疑難恕亦

應之不少倦如是者十餘年而爲正德改元之歲恕九十矣 天子遣行人齋手勅牢醴綵幣存問益月廩歲夫而諭之言恕乃復疏言數事又三年卒恕噉食兼數人至其日而小減已閉戶獨坐忽有聲若雷白氣瀾漫人視之瞑矣計聞 上爲輟朝予祭葬特超六官贈特進左柱國太師恕有五子十三孫多賢顯而少子承裕遂爲南京戶部尚書有學行不墜其聲

太宰王公傳

王恕字宗貫號介菴晚號石渠三原人軀幹偉大貌

豐而見骨微鬚音如洪鐘正統辛酉舉人戊辰進士  
歷官庶吉士評事揚州知府江西右布政提學巡撫  
右左副都御史南京刑部侍郎南京兵部尚書吏部  
尚書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平生篤信好學自始學筮  
仕至卒年九十有三每夜書燈達旦不熄倦則眠覺  
卽誦讀日與士大夫相接終日講說其進德業老而  
忘倦似衛武公然務爲實學不立門戶所業不殊乎  
入而衣錦尚綱則殊所行不異乎人而任重道遠則  
異嘗曰仲尼不爲己甚中庸而已故求道以中庸爲  
的苟合乎此雖芻蕘之言不以爲非儻有不合雖先

儒之言不以爲是其擇乎中庸守而勿失似顏子居  
常反身循理以集義爲事故其浩然之氣剛大莫過  
似孟子平生不與惡人遊惡人言常祿之外秋毫無  
取省身克己日求寡過其方嚴如程正叔簡而易溫  
而厚見者悅聞者來其和氣如程伯淳其在官也袞  
職有關以爲己責思補之生民有害以爲己責思除  
之君子未用以爲己責思進之用而有患以爲己責  
思衛之小人未退以爲己責思黜之故當其時天下  
之君子敢爲敢言者皆有所恃而不恐天下之小人  
當惡害民者皆有所畏而不爲其自任以天下之重

似伊尹應湯之日及巡撫之時凡惠政之行必先鯁寡其有不法雖憊奄王公有所託而不從雖當路撼之而不搖其王敬王臣錢能段英之屬皆口託天憲以擾民者西廠汪直則屈辱大臣矢射有司者守備蔣琮則勢傾科道者乃皆秦之或誅戮或謫戍或折使屈服罪有攸歸譬之鳳鳴高岡而鸚鵡無聲虎嘯深巖而豺狐遁跡其不侮鯁寡不畏強禦似仲山甫才之所施左右咸宜由評事以至侍郎所如底績未嘗一考而輒遷其官此文治綏民之效也其戡亂也在廣平則平吳廣華在荆襄則殲劉千斤石和尚蔣



虎力在雲南則伐羅雄而莫蠻服在湖州則撫定饑  
民之亂於山西則誅妖賊王良而宥其脅其全活隨  
在不下數萬餘人至於用兵謀略皆懸合機宜雖良  
將不過其才兼文武似李衛公其在揚州立資政書  
院如高尚書銓儲侍郎瓘所造就孔多在江西提學  
如浮梁戴恭簡珊泰和蕭尚書楨淦縣孫都憲仁安  
福劉祭酒震皆文藝之外而別其器識誘以遠到在  
留都時如錢福不與科舉之列一經品題則名魁天  
下在兵部則考選京衛得將官四千餘員在吏部政  
務之暇輒引屬官講學致當世名儒布列由丈又延

訪海內之士隨器薦用如盧氏耿冢宰裕莆田彭少  
宰韶盱江何尚書鑑太原周司徒經錢塘倪宗伯岳  
蘭溪章祭酒懋皆引而置之政事之地以弼成弘治  
之治其誘進後學薦達賢才似范文正荆襄剿賊我  
師失利將欲退走乃鎮定不搖爾都有賊夜入寢所  
乃觀書不顧雲南之行儉人欲戕以蠱毒嘗誠以撫  
下居之不疑竟亦無患其經變歷險無所動心似韓  
魏公故劉文和公以國朝第一正人稱之卒 賜祭  
九壇謚曰端毅復 賜祠曰彰德其嘗宦遊之所立  
碑頌德立祠祀焉所著有石渠意見及玩易意見潛

河通志典籍格言介菴奏議石渠文集各若干卷歷代諫議錄一百卷

關西都御史缺冢宰三原王公薦某官蕭楨及某官某人堪任內批不允而命別選二人公執奏曰陛下不以臣爲不才任臣銓選則臣之所舉不効臣之罪也且陛下安知蕭楨等之不可用而拒臣也是必左右近臣別有所主而圖以與之也承順風旨以固此位臣誠不能臣之所知楨與某陛下旣以爲不可用是臣不可用也願乞骸骨歸老上優詔慰之竟用蕭楨稱其任說者謂公是舉有過於趙普補

續之勇果云

復齋日記

弘治間 上用常州監生湯棨言其鄉人段銓有古書名哉江網廬岐僧院有畫刻絲作羅漢觀音像遺棨馳傳取之王端毅公聞之遂上言大要謂帝王之學與韋布不同帝王身兼治教之責以爲億兆之主故其學不在乎博在乎知要至於諸儒訓詁簡編浩瀚既非帝王所能徧觀盡讀他如老佛之學神仙之說黃白之術清淨寂滅妖恠妄誕尤非帝王所當留意也又上林苑監錄事邵義以傳奉驟遷蘇州府通判公具疏論之曰邵義先爲錄事正九品官也今驟

遷通判正六品也無乃有壞選法選法壞則士無定志奔競之風起天下之事日壞矣上爲罷義順德知府黎永明以殿公使人獲譴浙江布政使劉福等以督造段疋不如法致罪二罪已會赦而不原公具疏言詔者國之號令敷恩澤感人心而示信於天下者也當黎永明犯罪之時爲法司者能如釋之之執奏陛下寬仁未有不賜俞允黎永明等未有不蒙恩宥天下後世未有不稱陛下如文帝稱執法之臣如釋之者而迺阿順至此此聞鎮守內臣有許問四品官及受民詞之命公又具疏言國家律令有云

凡在京及在外五品以上官有犯奏聞請旨不許  
擅問按察司及有司見問公事但有干連軍官及承  
告官軍不公不法等事須要密切實封奏聞不許擅  
自勾問又有例不許鎮守總兵等官接受民詞此

祖宗之成憲所宜遵守而不易也今某者欲專大權  
假以貪官怠政爲詞朦朧奏請提問四品以下職官  
朝廷一時不察允其所奏又許接軍民詞訟某雖  
有才識可以委用終繫內廷近侍稽之 祖訓條章  
自有本等職掌糾劾提刑非其所司今不分四品五  
品不問文職軍職並聽提問是 祖宗累世之憲章

由斯人而變革 朝廷百年之紀綱由斯人而廢壞

臣竊痛心 哀談

王端毅公恕初知揚州折獄咸得其情有一老婦常誣隣人爲盜公閱其贓有二裙一寬而長一短而窄老婦謂其子婦之裙其隣謂其嫂與妻之裙公詰老婦曰爾一人之裙詎宜有長短廣狹不同耶遂明其非盜有二人爭牛公給之曰一牛而二人爭之吾將焉歸盍以入官命左右拽出之其一人默然一人喧爭不已公以與爭者曰此已物也故恹恹如此人稱

公爲神明

聊耶漫抄

王端毅巡撫蘇松以災異自陳上疏曰臣奉命巡撫節據撫屬申呈各部勘合派買各項物料未免取辦於民里甲多致逃移臣惟凡此之類朝廷之上固有不可缺者亦有可減省者亦有可缺者糧餉軍需不可缺者也花樣段疋可減省者也珍奇玩好可缺者也今當軍民凋弊之際凡百冗費但宜樽節一應不急之務俱宜停止俾軍民息肩寔爲社稷之福又兩京一應收受錢糧內外官員請勅戒諭各公乃心憫念民艱毋刁監留毋巧取財物毋多收斛面務愛惜民力培養元氣或不悛令科道官指實



蘇秦李阿則東南困苦庶其少甦矣 上命查理禁

約件

王端毅於弘治之初柄政銓府如鉅鹿耿公華亭張  
公襄城李公莆田彭公盱眙何公太原周公錢唐倪  
公才猷風節維國之頑皆豐苞數世之培植海內所  
慕望者公皆引而置之政事之地宜謀猷輸忠赤同  
實協恭以昆弘治之治君明臣良至今天下追思遐  
跡而不能已忠諫久廢如王微黃仲昭賀欽迂直如  
周瑛祁順並皆薦用裁抑僥倖褒崇名節無敢以私

干者

神道碑

於至九十猶考論經史著述爲書一言一動必按  
矩度公問蔡清今學者滿天下何故異才難得清言  
事固有由也上之人所以養之者本未盡其道下之  
人又幸時之昇平而售之急耳官旣到手或無暇於  
學或自以爲無用學矣識見旣淺踐履必薄規爲必  
繇以此雖有異質者亦不能成異才公曰然吾兒承  
裕今年二十三已中舉然吾未欲急於仕且令靜覽  
羣書間閱世務異他日得實用耳

虛齋集

河南耿公裕爲禮部尚書時嘗曰吾暮自部歸必經  
過三原之門見其老蒼頭每持秤買油吾自入仕未

嘗買油故每過輒面城而行蓋愧之也後耿公代王  
公爲吏書嘗以此語人其心服如此又朝士嘗言公  
之子自三原來京省公只如貧士騎一騾而已有司  
尋遣何曾承奉之又公女適宋監生者只乘市井所  
僱兩人小轎嘗以銀二兩託雲南張鳳儀知印買寶  
石丁寧切勿使公知之其刑于之化非一日矣

東漢

嘗三原王公在留都其志未嘗一日不在天下國家  
故無一日不與賢士大夫來往嘗一日出有狂未向  
之呼萬歲入部廷屬條谿之婁駕部曰昔張忠定公  
行軍三軍呼萬歲公曰止勿言卽回衣冠坐廳上戒

關人謝賓客勿通反覆思得數策明早請婁駕部語  
之婁不答公乃問曰當時忠定何以處之曰亟下馬  
同呼萬歲公喟然歎曰吾輩安能及古之人彼倉卒  
應變而有餘吾無事終日思而不足其好善如此吾  
兄爲國柱石爲縉紳楷模其志與三原公先後一致  
也但未知門下士孰可爲吾兄師者孰可爲吾兄友  
者又孰可爲汲引而長養成就之者天下事可憂惟  
此一著可以應急可以定傾可以任重保大吾兄願  
加之意焉

魏莊渠與所說中書

日李康惠公爲刑部屬見素林公爲會都謂李曰昔

三原王公在南都其志未嘗一日不爲天下國家故  
一日無賢士大夫往來門下今吾門何寥寥豈吾不  
能屈已邪何賢者之不至也李因問曰公今所交何  
人曰司寇張公實太宰楊應寧司諫楊方震請各問  
所長曰某長於某請各問所短曰某短於某請問公  
所長林遜謝請問公所短林因虛心問焉曰承勛每  
侍教所聞惟節義文章而未嘗及學問公所長在是  
所短其亦在是乎林大歎服前輩風度如此願吾兄  
以三原公見素爲法屈已下賢博求人才以自助益  
亦因而汲引成就後生斯固吾兄成己成物之功也

鄉別於嶺南校謂子庸曰吾兄每言無適而非道若  
見得無適而是道則學大進矣亦嘗與吾兄有言不  
識尚可爲韋弦之助否蕭齊公既去前所行二政勢  
必動搖他日小民復受弊而追思其間彌覺多事矣

魏莊渠

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兼都察院  
左都御史致仕進階特進榮祿大夫贈太保  
屠公瀟神道碑銘  
李東陽

公諱瀟字朝宗其先汴人從宋南渡遷淮陰再遷無  
錫五世祖諱季始始遷鄞曾祖諱順祖諱子真皆贈  
榮祿大夫柱國太子太傅吏部尚書父諱瑜累封榮  
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公始登第卽以疾乞歸  
越五年辛卯試監察御史壬辰嘗授勾稽湖廣軍儲  
情法兩盡甲午巡按四川革舊弊十事王襄敏  
令總諸道章奏且薦其可大用辛丑起權都察院

左右

金都御史至乙巳歷遷至右都御史或謂之調掌南  
京院事占城國爲安南所侵王千古來奔廣東使懇  
於 朝公受往勘移檄安南諭以禍福辭對甚婉因  
請停冊使俾古來就館受封募健勇千人乘海舟二  
十護歸國古來以金寶飾器異香奇木爲報公峻却  
之國人爲以疏請 上命公受之再辭乃止弘治改  
元戊申 命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其地公乞終養  
不許督討徭賊俘斬數百計 賜白金綵幣已酉  
召掌院事庚戌以疾懇辭辛亥乃得請道聞母徐夫  
人喪癸丑南院闕廷議以公名 上特命還掌院進



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以災異陳二十事多見采納

寧化王罪干倫理頗涉曖昧既遣官覈實逮至京師

辭不服公極其疑誤稍開其端多所寬釋會榮祿公

疾以詩趣歸因復乞終養不許丙辰吏部闕廷薦四

人 上親書公名付內閣陞吏部尚書太子少保如

故公博采輿論務公黜陟每考察見以喪去任者非

大過不去註選至惡地必停筆良久務以土俗稍宜

者補之內降頗冗以災異執奏言甚剴切重建清寧

宮成 詔西僧慶讚公率諸大臣力陳不可又以其

見會奏十事早視朝勤聽政其首也丁巳秩滿加太

...

于太保公以親年踰八十請預 賜封誥許之戊午

今上在儲官出閣進學加太子太傅進階光祿大

夫勲柱國 賜麒麟服庚申周文端以戶部尚書致

仕公因召對言周經不宜退雖忤 旨不變因乞致

仕特賜勅給驛令有司月給廩粟歲給輿隸歸一年

居父喪乙丑 今上登極以詔例遷階特進榮祿大

夫正德戊辰復勅召至京仍以太子太傅吏部尚書

兼左都御史賜蟒衣玉帶及御製龍文詩歷代通鑑

纂要時逆瑾盜政先有都御史笞辱御史以激寵倖

瑾以激公公不肯有以私憾族瑾鉤撻兵部尚書劉

公大夏往事爲罪必欲寘之死公委曲調護乃得減  
論其他隨事旋幹者尤多瑾意不滿再奪月俸公亦  
自度勢不可支復乞致仕以去壬申九月無疾而終  
壽七十三 上輟視朝一日贈太保公體貌魁碩器  
宇宏闊達治體精法比每值疑事大獄對衆屬彙不  
煩竄易然自處謙遜未嘗挾以驕人在吏部嘗援王  
文端王忠肅故事請起王端毅與之共事及與兵部  
尚書馬端肅同爲太子太傅部當班上謂其先進特  
覲讓之

太宰屠爽惠公滿部堂燕居令辦事官捧硯時公新

衣白練甚薄其人誤傾硯汁狼籍公衣惶懼慙焉  
頓請罪公曰去去汝何爲者吾方惡其素白而易汗  
也此與韓魏公不責碎盞吏固襟度矣鄉有柴姓者  
僣稱屠公子沿途騷動人以聞於公意公必大加譴  
責詰發其奸公但呼而戒之曰汝爲吾子亦不辱但  
難爲汝父耳法有明禁自今慎無復爲此其人頓首  
而退歸管第宅規畫已定前爲老嫗敗屋二楹適當  
門樓之基屢使人從容譬說而欲券之其嫗堅不聽  
命旣得吉矣公於丙夜從一小奚往扣其門嫗曰扣  
門者爲誰小奚告之嫗曰此不過欲券吾屋耳此吾

死生所也券則須徙吾憚憚老寡將安歸乎公曰汝第起吾與汝商之汝意不過憚徙耳今券而不汝徙也但去敗屋而更之新聽汝居也不限以年令汝子以其貲買販稍爲生殖俟別有家也而方議去住不亦可乎媪曰卽如是幸甚但煩明載券中耳公乃袖出柴薪二錠凡重二十四兩浮其直付之媪乃以其子販粥日有生息久之告公辭去公遽止之曰此可相安不汝厭也媪曰賴公之賜天亦助之今已立業娶婦矣擇日當徙復何待乎公曰媪幸得所其如去

圖部何款以飯食爲之惆悵而遣之鄭洞雲張翁自

善文定公邦奇之父也公爲學憲時其聽事僅二楹  
上官過訪頗不便旁一楹乃其叔之居也適叔有宿  
過願售公以倍價買之將重構焉告於翁翁問價幾  
何以若干對翁知其倍也甚悅已忽潸然淚下公訝  
問故翁歎曰噫吾想至日拆彼屋以豈我柱使其夫  
婦何以爲情是以悲耳公乃惻然曰大人寬心兒當  
還之遽抽身取券翁又止之曰毋吾計其銀已隨入  
手償人去矣將若之何公曰第併其價不取可也翁  
乃忻然曰若然慰我甚矣吁翁之孝友仁慈哉諸傳  
誌允哉淳德此特其遺事一節耳宜其篤生文定勲

名道德卓然爲一代純臣也

吏部尚書倪文毅公岳傳

吳寬

公諱岳字舜咨姓倪氏其先從宋南渡家於錢塘國  
初詔徙江浙諸省民實京師公之高祖啓在徙中故  
今爲上元人自啓以下三世皆未顯至公之父謙在  
英宗之世始以進士及第入翰林仕至南京禮部  
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謚文僖文僖嘗奉命祀北嶽  
其配姚夫人夜夢緋袍神人入室寤而生子文僖因  
名曰岳卽公公生而壞頤迴異常兒性更孝姚夫人  
沒時年甫七歲居喪哀而盡禮弔客歎異幼卽知向  
學業文之餘兼通吏事偶有羣吏將赴吏部試戲出



歐陽爲題令割斷旁觀者曰此老史筆也識者已知  
公他日非特以文名者文僖以翰林學士主順天府  
鄉試爲怨家中傷謫戍宣府公從行患難中學業益  
動旣長文僖擇日筮賓爲行冠禮邊人環觀歎羨自  
是習行之天順壬午以宣府學生鄉試中式甲申登  
進士第年二十一選爲庶吉士積學翰林預修 英  
宗實錄成化乙酉授編修實錄成加俸一級先是文  
僖用詔恩復學士一時父子同在翰林人以爲榮後  
文僖擢南京禮部侍郎致仕家居公乞歸省因過錢  
塘展墓還任乙未秩滿進侍讀明年選克經進講官

於是文僖再起爲尚書仍以疾致仕公再乞歸侍竟  
遭喪服除還任適 今上爲 皇太子講學春官詔  
韓文華大訓內閣大臣首以公名上壬寅書成進學  
士甲辰充春官講讀官丙午擢禮部右侍郎仍 命  
經進進講弘治戊申爲 今上卽位改元之歲進左  
侍郎癸丑拜尚書丙辰加太子少保改南京吏部尚  
書己未再改兵部賜勅叅贊機務明年召爲吏部尚  
書兼太子少保如故公狀魁岸目光炯炯袍笏偉然  
望之如神天資明睿爲文敏捷若不經意初在翰林  
凡考校纂修綽有餘力每進講 上前以古義附時

注 爾雅

事爲勸其言剴切而音吐洪暢人擬之范祖禹 上  
屢屬目始有大用意及在禮部遇事如素習無難易  
卽治累遇行大禮凡載於儀注者旣多贊相合禮若  
國朝自 德祖以下九廟已備及 憲宗山陵禮畢  
神主將升祔於制當祧廟下禮部集廷臣議或以  
德祖以下四廟以次當祧至 太祖爲百世不遷  
之祖公以此說固所以尊 太祖然豈 太祖崇本  
尊親之意哉故周旣追王太王王季又上祀先公以  
天子之禮其意蓋出於此國家自 德祖以上莫推  
其世則 德祖乃周之后稷也不可祧 懿僖仁三

廟議別

祖以次當祧至 太祖太宗爲周之文武百世不遷  
今 憲宗升祔當祧 懿祖一廟宜於 太廟寢殿  
後別建藏祧主之所如古夾室之制每歲暮則奉祧  
主合享亦應古拾祭之制時又有言 孝穆太后當  
祔廟者復 詔議之公言周之姜嫄爲帝嚳次妃后  
稷之母故周禮有享先妣樂舞蓋指姜嫄而魯頌閟  
宮之詩特見其名此別廟之明證也且唐宋以來皆  
有故事可考如奉慈殿是已今 孝穆神主宜於奉  
先殿旁別立廟歲時祭享悉如奉先殿之儀知禮者  
皆以其言爲然奏上 詔悉從之二疏蓋皆出公手

云時 今上初元慨然欲新庶政公與同官協心輔  
政首革淫祠正神號將舉宿弊盡除之建言者因及  
孔廟從祀諸賢亦宜改正公言漢儒專門六經轉相  
傳授煨燼之餘賴以不墜其間諸儒立身不無可議  
然傳經之功自不可泯故自唐以來列於從祀彼七  
十子名字載於遷史已久又何必以區區臆見進論  
於千百年之後哉遂格不行未幾尚書耿公自南京  
召至適以災異求言公偕上七事又以八事繼之大  
率勸 上躬節儉以先天下言今天下奢靡成俗財  
匱民窮惟從所好而已且天下之土地有限而宗室

之分封益增百年後又將何以處之宜以時減殺又  
近歲額外設官頗濫凡所供給皆出於民民安得不  
困宜以時裁革公嘗以所當言者尚多不能專主爲  
恨及拜尚書適京師有大雨雹之變卽上言天之告  
陛下至矣蓋變不虛生宜深求其故以回天意可  
也又勸上勤講學開言路黜奸貪進忠直止無功  
之賞停不急之役番僧惑世以異術售不宜復召而  
來賈胡邀利以夷獸進宜卻而去故事四方奏報災  
異多不能數奏惟歲終一上至公次其日月先後援  
引經史爲證言甚懇至欲上下同加修省不事虛

文 上嘉納之尤嚴度僧道之禁以爲近世弊事莫甚於此有言及者輒闕之旣以政事爲已任士大夫爭推重其才然所以取怨於人者亦多矣在南京吏部奉詔考覈諸司人服其公明無異議者以災異疊見率諸公卿條奏二十事如法 祖宗謹好尚恤軍民選將帥積邊儲等事皆切於時後復以清寧官災再以二十八事上 詔皆下諸司看詳行之公旣有才具部事益簡人以爲不足爲竟改任自永樂間遷都於北每以武臣一人有重望者留後而以兵部尚書共事故其責任視他部爲重人以公爲宜一時武

備修舉軍民倚重相戒不敢犯法留都肅然於是

上知公果可大用始有吏部之命公居常則能鑒

別人物一旦當銓選抑揚進退各當其才或言別白

太過終當召怨公不卽曰吾知冢宰之職當如是若

諸末務不喜紛更日昃退歸私第若無事者當廷議

凡軍民利病能究知其故正色侃侃言之衆亦惟公

一言而定天下想望其風采方以吏部得人賀而公

以疾不起矣年五十八疾革昏憤口喃喃猶及禦虜

事益時邊報方急也索筆作書惟及朝政其殉國之

心至死不已自幼事其父與繼母郭夫人能盡子道



友愛諸弟不以異母間其恩意諸弟亦謹事之至於  
親戚故舊所以周卹之者尤至平生取下雖嚴然未  
嘗妄笞辱一人故人望其外若不可親其中心實厚  
也卒之日人莫不痛惜之 上聞訃震悼特贈榮祿  
大夫少保謚文毅公娶盧氏生一子天繼娶袁氏無  
子以弟阜之子霽爲後霽蒙 恩授中書舍人三弟  
阜登進士第今爲工部郎中寬與公同朝三十年同  
在翰林同侍春宮頗知公乃因阜等之請爲傳其平  
生藏於家 論曰國朝罷中書省專任六部治政事  
聖謨深遠超出前古當時尤慎簡六部之長欲其統

習庶務俾三歲更迭爲之後既不行有缺止於轉遷而已百餘年來政事舉息則存乎其人若其間或稍自振迅舉輒相顧而驚以爲立異故東漢時在位者多清確謹長循常襲故之人其弊必至取媚於時如胡伯始而後已如文毅公爲人挺然任事不少避忌其亦有大臣之風者哉

國朝父子爲學士翰林得並謚文自公父子始文集並傳自王忠文後再見云

吏部尚書馬公文升傳

王世貞

馬文升字負圖河南鈞州人。生而有異兆，貌瓌奇，多膂力，嘗與羣兒戲角之，靡不仆者。七歲讀書，知大義。除冠舉鄉試，二十六登進士。吏部尚書王直異其才，選授監察御史，勤力自課。所論建靡不依，傅大體時領臺事者王文王翔皆嚴重，鮮可而獨寄腹文升。以爲國器，出按山西，再按湖廣。所至發奸摘伏，有神君稱。墨吏相率望風解印綬去。還領全臺章奏，以母憂歸。服除，起拜福建按察使，鎮守中。貴人虐而肆，獨文升能制之。小使戕人爲諺，語以美焉。進南京大理寺

卿下父憂歸成化之初固原土夷滿四與其黨劫其  
從子指揮瑋據石城以叛陝西巡撫與中貴人將討  
之大敗事聞合寧夏延緩兵討之復大敗 詔逮巡  
撫諸臣俱下獄而卽家趙文升爲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代之巡撫俾佐總督都御史項忠率京邊諸軍五  
萬人往討文升馳急傳十日而至陝時兵已發則簡  
練其畱後者申約束通轉餉五日而嚴馳至軍偕項  
忠屯中路賊來敵與戰殺傷相當居數日復戰少利  
而伏羌伯毛忠意輕敵先登賊微其歸路戰死衆懼  
欲退而文升乃率麾下爲後繼且令斬先退者衆始

得不敗文升復言於項忠盡焚城芻草及斷汲路賊始稍稍困詐請降項忠與總兵劉玉以輕騎往未得夏領而文升復繼之滿瑋乃乘間出降而滿四等復鼓噪堅守會得降人楊虎力故與滿四腹心使爲間而誘之出伏兵執之石城尋潰先後俘斬首虜七千六百有奇獲其男女老弱二千六百文升請於項忠釋使歸里而命右布政余子俊平夷其險斂戰鬻悉瘞之以少牢祭其人悅捷聞進文升左副都御史仍賜金帛漢中流民李胡子倡妖言挾其衆以叛潼關軍餘火蝎兒蒲城民王彪負山鑄山因肆爲劫掠文

升悉捕滅之滅西固番族之不卽命者三十餘曹虜  
牧河套將窺伺我文升多築城堡募土民數千授之  
兵使相聚保虜乃徙去臨洮鞏昌饑延綏旱文升前  
後設法轉芻粟給之所全活以萬計時茶法已久弛  
文升飭之以易番馬八千餘匹軍中騎皆給遂疏言  
將事十五條及禦戎三策上皆嘉納進提督甘涼寧  
夏三鎮軍務虜寇臨鞏文升遣兵逐之至黑水口破  
擒其平章迭列孫虜復寇韋州深入至好水川文升  
復縱兵破之於湯羊嶺斬首積級至二百餘獲其馬  
牛羊輜重不可勝計名其嶺曰得勝坡勒石紀之遂

建兵平岷州叛番獲其酋首文升有所奏捷不爲夸  
張中亦無主之者以是報賞薄久之始入爲兵部右  
侍郎三品滿九載僅予二品祿奉出飭薊門以東至  
遼左邊備文升嚴汰其弱弗堪者而製五花營八陣  
圖教之使習皆爲精兵還進左侍郎時陳鉞等後文  
升而爲巡撫多訶伺將吏小罪輒逮逮輒罰馬而釋  
之將吏旣怨且狎法而馬價亦踊貴文升上邊事十  
五條因反之鉞以是銜文升時海西衛都指揮散赤  
哈移文訐驗夷管指揮受其真珠豹皮官爲究管指  
揮懼賂其都督產察使繫咎散赤哈恨之乃率所部

十餘騎稱入貢欲以面聞賊而守將以非所入貢道却弗納散赤哈益恨而過經女直建州三衛亦以朝廷昔誅董山詭不平因畱散赤哈聚兵得數千騎大掠鳳集諸堡賊集兵拒之則已去矣獨近塞者僧格等十八族皆已有使貢恐誤中兵而畱其使走之撫順所白其狀賊方欲自解與副帥韓斌謀置之獄而夜掩屠其族殆盡更奏搗巢捷且請大兵議勦撫太監汪直方銳功名欲自往爲言於上遣太監懷恩單昌等詣內閣召六部議萬安等相顧莫發而兵部言昔余子俊言虜使入貢而掩屠其家何以爲中國思



曰然則撫之乎撫之以一大臣偕大通事往可也其  
意欲以沮汪直而文升疾應曰善懷恩入白之上卽  
傳旨命文升偕大通事詹昇往而直聞亦有所憾於  
文升矣文升至乃盡赦其被屠家餘衆數百人撫以  
好語且給之布粟而海西與三衛亦來聽撫文升察  
其意不盡實乃具言其狀而行諸路伏兵以待俄復  
入寇伏兵發斬首二百餘級生擒數十人鹵駝馬稱  
是因兵威以諭都督產察懼悉請歸命而汪直意不  
能已欲自出以爲功至遼左而事定矣文升與議戒  
勿用兵直亦陽聽納然衡其敵體且無所饋而陳鉞

則飭厨傳盛爲供張見直叩頭便辟左右儼從皆有  
賄相與謀而傾文升矣文升竣事歸賜綵幣羊酒理  
部事而直則已密疏言文升實激之變於是復借刑  
部尚書林聰等往勘如直言而文升得戍四川之重  
慶衛天下聞而寃之汪直既傾文升則偕陳鉞大發  
兵破諸屬夷鉞拜賞賜傾府庫未久皆敗而文升復  
起以左副都御史撫遼東士卒皆鼓舞而當陳鉞厚  
者不能無自疑文升坦懷待之而日孜孜理軍政且  
築甃中貴人洪義總兵緱謙之爲脫人益稱之亾何  
建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文升至而

其地旱文升策之歲且侵乃預江南糧二十萬石舟  
費十萬兩免一切採辦以待之歲果侵文升出以賑  
貸且平糶藉而毋流孳名拜兵部尚書文升念天下  
方困用兵思所以休息之而貴州都勻之叛苗不卽  
命守臣請合三鎮兵追討文升議不可惟遣官勘處  
而已卒無他時 上幸方士李孜省欲有所薦引代  
文升而間之 中旨調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開  
政爲一新 孝宗皇帝立名改都察院左都御史入  
見於文華殿賜綵織緋衣一襲從幸太學坐聽講於  
拜倫堂侍經筵賜白金文幣寶鈔 上躬耕籍田與

行九推禮既宴而教坊以祿伎陳且出奏韻文升王  
色曰汝曹第陳農家作苦使新 天子知稼穡艱而  
棄語何爲咸遊巡却避公卿愧之時太監陳喜以方  
士鄧常恩言誘 先帝於嶽鎮海濱俱立碑爲隱語  
下眞寶物厭鎮文升請悉什碑發函入寶物於官從  
之乃復條上十五事如簡風憲重刑獄禁撫拾嚴考  
覈申命令廣儲蓄驅術士清僧道節財用皆鑿鑿中  
窾 上皆爲嘉納時 上山陵未畢而中官郭鏞請  
益選二妃以廣儲嗣文升獨持不可而少詹事謝遷  
亦言之乃寢四川山西浙江建昌災異游作文升上

書言之語甚危且請行賑施獨採辦銀課與額外徵  
稅 特命文升提督十二團營兵馬掌院事如故二  
品滿初考時子總以鄉貢士待選文升使請外曰必  
大臣子而京秩誰當外者尋復爲兵部尚書京師大  
水上疏陳時事十餘條於貴幸多所侵而嚴馭六軍  
諸校斥其貪黷愆悞者三十餘人以是有怨家夜持  
弓矢營文升門又飛書證其過射入東長安門內事  
聞 上嚴令錦衣官校緝訪而給金吾騎士十二出  
入爲文升衛文升因乞休 優詔不許屬文升有小  
疾而虜小王子以數萬騎駐大同邊外勢洶洶 上

使中貴人挾醫視文升疾 賜上尊脯餼因問計文  
升謂此虜方敗於他部勢已絀無能爲也請密爲之  
備而揚聲逼之虜果徙去安南侵奪占城之五州地  
詔勒還之數支吾不服文升言萬里踰度固難且不  
足屨 九重顧而會二國各入貢貢使至乃請面折  
諸廷安南詞服因諭以恩威利害且厚賜之歸而果  
還侵地廣西土守岑欽與姪溥相讐殺巡撫欲因以  
爲功請討之文升不許第令騰書戒飭已皆悔悟納  
款請死時南畿浙江大水河南山東陝西山西旱文  
升請亟 勅撫臣發度以賑遣使崇祀羣神爲民祈

請馬政弊甚苦孳生寄養者復請覆覈減定其額著  
爲令 上以文升在任久特加太子少保久之又加  
太子太保 皇太子出閣講學再進少保太子太傅  
階光祿大夫勲柱國而文升上章請擇正人輔導以  
端 聖功得諭德王整等十餘人有 旨傳陞高工  
張玘等二十七員爲錦衣千戶文升力諍謂此 先  
朝弊孔賴 上初窒之今復啓之耶且無功而冒武  
職使邊將解體而江南歲侵有司請募民入粟授以  
指揮等官文升復諍以爲授以散官可也授之指揮  
亦能使邊將解體 上皆爲停弗行貴州苗叛文升

奏遣鎮遠侯顧溥討之克其寨數十斬馘數千級苗  
遂平西虜數入寇甘涼文升請使遊擊將軍魯麟擊  
之而調延綏洮河兵爲後繼斬其剽掠者百五十騎  
虜乃退哈密忠順王者故元遺孽也 文皇帝寵其  
王子金印使率其民城哈密居之以通西域貢道其  
位高而兵最弱忠順王死王母當因爲吐魯番酋鎖  
檀阿力所擒商人畜併其金印以去鎖檀阿力死  
子阿黑麻立以金印歸我文升請以王母之甥陝巴  
爲忠順王填之阿黑麻然明實薄陝巴賤種也何得  
王哈密復輕兵人哈密虜陝巴及金印以去而使其



號將牙木蘭以三百騎守之文升奏請執阿黑麻之  
貢使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流閩廣而薦都御史  
許進撫甘肅使率副將彭清等選番漢兵倍道而至  
夜坎城登破之斬級六十降自保者八百人牙木蘭  
以千里馬走謁阿黑麻而阿黑麻方與赤斤蒙古衛  
相擊攻不能大發兵使別將將輕騎五百圍復哈密  
復爲赤斤衛兵所徼殺殆盡乃遣使上書謝罪請歸  
陜巴及金印於是文升亦奏還其貢使酬以少金帛  
而哈密復矣皇清寧官災 太皇太后 皇太后同

居仁壽宮 上命文升與工部亟議修建文升上言

國營軍餉於役甚矣不可復相苦楚蜀災亦不勝擇  
我而三殿有儲木尚可材太僕馬惜薪薪其價可以  
資工匠木石費也不足則幸發內帑數萬金以繼之  
報可葢落成而公私不告匱 皇太后徙居之歡甚  
予文升一于錦衣百戶 賜錦幣亦優等而北虜火  
歸大入邊殺掠吏民 上憂之甚 召對便殿 賜  
酒饌給筆札詢以戰守之策文升乃薦保國公朱暉  
等十餘人使選練營卒待報啓行責沿邊諸將堅壁  
清野謹烽火急收聚虜雖証不能深入而會吏部缺  
尚書已首推文升矣給事中言非文升不可於是用

倪岳而特加文升少傅以慰賞之陝西諸郡地震裂  
水湧多壞廬舍文升乃復條上十餘事而其切陝利  
弊者取回織造裁弼中官停止不急征斂 上卽行  
之又嘗鑄玄帝像二使中官送之武當山文升諍之  
切 上謝謂卿言是業已行矣其戒中官自飭斂倪  
岳卒文升竟爲吏部尚書明年當大計天下吏 上  
召文升至煖閣而諭之曰天下親吏毋集卿其用心  
殊訪毋縱毋枉以彰黜陟之典文升頓首曰 陛下  
圖治若此宗社福也敢不仰承乃令中貴人掖之下  
階自是所汰不職者二千餘人皆當至考察京僚而

給事中吳舜王葢自以驟擢當斥用尤事誣論文升  
及都御史戴珊欲兩持以解文升等白其繇至議察  
文升曰吾安可市名而廢 天子法悉暑去之人亦  
無聞官雲南夷猛密叛木邦不肯下有毛參政者驟  
喜事因孟養兵以攻猛密設伏邀擊大破之殺獲且  
盡孟養之帥思祿怒大發兵破猛密取蠻莫等十七  
寨撫臣諭使還猛密寨不聽則請討孟養下廷臣議  
文升曰孟養所云報讐者名爲我也且蠻夷自相殺  
而我乃爲不令之臣役何也請毋發兵而以 詔旨  
切責孟養諭之利害孟養大懼上書謝罪因盡歸猛

密十七寨猛密亦上書陳謝 上悅滿九載加少師  
兼太子太師時風雨壞南京鳳陽 諸陵廟文升因  
悉攷天下災異上之而條修省十餘事已又條汰冗  
員育人才惜民瘼清屯田重鹽法廣儲積撫流移革  
吏弊修武備慎刑獄十事皆 優詔嘉納始文升之  
爲都察院兵部與吏部王恕皆知無不言恕直而劾  
文升練而詳每一疏出天下爭傳誦之而所樹立亦  
堅定中貴人李廣敗時王恕久已去公卿無不見矣  
者彈疏劾上獨不能及文升以是名聲益著 天子  
亦嚴而馮之迫任兵部久虜警克斥不能盡得諸少

事心而在吏部且八十材力亦微示德 天子方倚  
信大臣劉大夏戴珊等文升與內閣劉健等皆不能  
不少讓矣 上崩梓官當出德勝門文升以君臣分  
深徒步號哭二十餘里不稱疾 武宗立諸大禮皆  
預與劉健首面慰賜亦加於弘治初時承運庫臣言  
上卽大位吉凶之費計黃金五千兩白金百八十  
萬兩戶部計無所之則欲裁諸王賜併借公侯助親  
莊田租課者文升言 人主卽位例推恩恩未下而  
先奪之非禮也時已預籍諸藩司及大郡帑積數請  
使進之可得數十百萬果足而弘治中 上最慎名

然傳陞者猶七百六十三人文升悉革之又請籍  
軍晉河間靜海 皇莊地悉以予民而收其賦爲

太后兩官用因革中貴人之主莊者御馬監太監王  
瑞謂造大婚禮器物應用儒士李鼎等七人楷篆西  
天西番字已得請矣文升力持之曰此曹皆昔考察  
無行且不良於書者而復用之何以杜倖進乃別選  
八人以進而給事中安奎因刺得王瑞納賄狀劾之  
瑞慚志誣文升抗 旨更下內閣府部大臣會議如  
文升請文升因乞歸不許當是時幾已內移而文升  
居位久其左侍郎焦芳鄉人也而觀之會是人傑纘

爲兵部左侍郎文升推之總制南廣快快不欲行流  
言聞於鄉人御史何天衢因劾文升衰老不任文升  
再疏乞歸報許而御史王時中謂兵部尚書劉大夏  
刑部尚書閔珪謀代文升爲文升劾大夏珪二公皆  
賢者相繼亦懇歸而焦芳坐得文升位矣文升之歸  
人主尚優禮之賜勅予寶銀鑄綵馳驛以行月給  
祿米六石歲給夫八名供帳傾都噴噴以爲留戾疏  
傳不能遇也歸後又三年而焦芳猶修郊構於中貴  
人瑾用小快削其官秩尋卒年八十五明年瑾誅芳  
厚贈文升太傅謚端肅予祭葬嘉靖初加贈特進左



柱國太師文升之卒無幾而大盜趙銳亂河南行剽  
至鈞州以文升家在焉捨弗攻破泌陽前大學士焦  
芳已跳匿燬其家發芳篋取其衣冠縛葦若人者而  
屠裂之曰恨不爲天下殺此賊人謂盜亦有公是非

云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贈太

子太保許公進菴誌銘

景 賜

公諱進字季升號東崖姓許氏河南靈寶人乘出周  
文叔至隋楚州刺史法光生唐譙州公紹紹生圉師  
爲左相圉師生力士洛州長史力士生欽寂欽寂生  
輔乾海東慰勞使輔乾生經同州刺史因家同州經  
生克一克一生田田生承宣宋給事中承宣生大用  
因子博士待用生巨圭舉進士巨圭生宗都官員外  
郎宗生才舉進士贈少傅才生簡端明殿學士簡生  
東遷長安東生祥祥生佐金大定中進士佐生炳軍

千戶炳生成兵馬都元帥因西征過靈寶愛其風土  
秀麗遂卜居梁村焉威生木本生玉俱百戶玉生五  
五生九九娶何氏生仕信仕信娶同邑禮部員外郎  
陳晨女生實實娶焦氏生安定教諭娶何氏生公十  
歲隨教諭公任安定授禮經天順壬午領鄉薦成化  
丙戌舉進士授監察御史按治甘肅俱克樹風裁太  
監汪直妄殺建州夷人以冒功御史強珍劾之直誣  
奏珍逮入獄公具疏劾直甯中不出人多危公已而  
得旨珍謫戍遼東公奪俸又劾奏直黨摘發直殿  
鍊之獄憲廟是之遂禁緝訪官校直怒公竟以章

疏字訛奏之杖於朝幾殆壬寅擢山東按察副使爲  
鄉試監臨官司事者欲私一貴介公堅不可乃止東  
昌武弁子懷金歸與所厚生遇飲於酒家暮散武弁  
子被殺且無首執生於官不勝拷掠卽誣伏公知其  
寃私念必酒家殺之又意貧人得金必易貨忽通名  
邑商人莫測其故至則驗聞私曆見酒家以殺之次  
三日易布數疋一鞫卽服始獲死首於空桑中人以  
爲神明焉其他類此者甚多弘治戊申遷廣西按察  
使未幾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贊理軍務屢條陳  
邊事上多從之武邑王聰沐兇縱不檢公奏黜爲

庶人太監石巖貪暴公劾之巖銜公誣公擅用旗纜  
請充州知府甲寅遷陝西按察使時北虜大寇甘涼  
以公爲左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公處得宜屢有新獲  
邊陲遂安哈密舊爲羈縻者局捍禦西戎與土酋香  
構隙其酋牙蘭遂忠順王陝巴而據其城池爲患幾  
二十年公遣人於罕東赤斤等處宣布恩威時加犒  
賽得其歡心爭爲用命乃統官軍至肅州命副總兵  
彭清出嘉峪關調赤斤罕東等處兵馬聲援直抵哈  
密克復故城城破之日城中土人爲牙蘭脅從者八  
百人聞兵至懼誅登高堂不下公開諭之始下當時

有欲屏之以圖功者公不從卒得全活丙辰遷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丁巳名爲戶部右侍郎進左侍郎賜誥進階通議大夫贈祖考皆如其官贈祖妣妣配張氏封繼高氏俱爲淑人蔭孫一人爲國子生刑部主事鄭嶽無罪下獄公爲疏雪之彗星見公與周司徒上言宜加修省明用舍省糜費等事庚申北虜寇大同上命兼左僉都御史從督宣大諸軍事法令嚴峻忤權貴竟坐奏劾將官不公勒令致仕公歸築東崖精舍遊息其中若無意於世者而廷臣論薦凡四十餘疏正德乙丑乃起公未行政兵部左侍

郎提督京營兵馬尋進兵部尚書 賜蟒衣上疏勸

上勤學問戒遊逸 上嘉納之每於團營操練必

指授方略而南北各邊事機處置周悉凡權貴請託  
多執不從改吏部尚書 賜玉帶加太子少保階資

德大夫正治上卿賊瑾秉政與公不協誣以他事令  
致仕久之又令冠帶閒住庚午八月十八日卒於正  
寢殮時聞空中有聲如雷先是有流火入宅蓋不偶  
也享年七十有四賊瑾敗 朝廷用言者復公官遣  
官諭祭營葬贈太子太保配張氏邑處士張本女有  
賢行先卒繼配高氏側室翟氏子男八人日詔張出

舉人早卒曰諾給事中改檢討出爲全州判官曰讚  
御史改編修出爲臨淄知縣日記曰詩邑庠生日詞  
曰論俱高出曰誌擢出公器宇魁梧賦性端方肆力  
經史作詩文春容典雅性至孝嘗承教諭公庭訓撻  
破指甲後每舉指輒感泣不已事二兄敬愛兼至家  
素饒裕而自奉儉約甚惡貪婪歷官垂四十年水孽  
之聲始終一節議者謂公剛方正大縉紳鮮儔其邊  
功類韓琦明斷類包拯立朝大節貶黜不屈類唐介  
晚年退而不用而未究人以爲歉然祿位名壽兼  
備子孫蕃衍科第不乏天之所以報公者未有艾也



所著有東崖集憲臺議平番始末諸作

張綵

張綵安定人舉弘治中進士授吏部主事遷負外郎  
再遷文選郎中綵內負文武略而恢廓自信不護小  
短人咸大期之偶與一給事中忤露章劾綵罪格不  
行綵卽移病歸里久之楊一清總制三邊力薦綵自  
代而劉瑾其鄉人也又素聞綵名因著令曰病過期  
不愈者斥爲民綵迫乃就道旣見瑾高冠祭衣貌白  
皙長偉鬚眉鬱然望之又詞辯泉湧瑾大敬愛執手  
移晷曰子神人也我何以得遇子卽日擢文選郎中  
某內批綵代之綵自是易心死向瑾矣尚書許進稍

中立微欲爲異同瑾惡之綵因媒孽去進尚書劉宇  
代宇故瑾門人也益降卑言色接綵綵嘗抱案立語  
宇俯俛不敢當文選半歲遷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驗  
月擢吏部左侍郎瑾遂欲大貴綵命劉宇入閣綵代  
之歲中自郎署首六卿僚友如故惴惴進左右白事  
綵屬色亾所假劉瑾嘗出休沐六卿往候晨至晡未  
見綵故徐徐來直入瑾小閣飲數杯乃出揖衆入衆  
以是益恚畏綵所以見綵如瑾禮郡國守相饋遺金  
帛奇寶相望途巷間綵亦特別所繇不全納而性特  
澹色溫守劉介其鄉人也治郡亾善狀而新續妻國

色絲微知之特擢介太常少卿拜日盛服督序往  
就介曰子何以報我介惶恐感謝一身外皆以奉公  
絲下拜曰命之矣卽有肩輿入內宅金米絢爛媵婢  
將百擁妻出就輿去如風介錯愕揮涕而已絲尋遺  
介千金爲壽又聞平陽守張恕妾美索之不肯乃中  
怨可禍俾適戍剝璋擅權久飫於賄稍厭絲乘間勸  
曰公亦知財所自乎非盜縣官帑卽剝索小民且彼  
借公名自厚入公者十不一而怨且十及公何以謝  
之理大悟會少監李宣指揮趙良使還饋堞二萬金  
瑾疏收金上承運庫宣良咸貶斥有差於是中外人

或稱綵能道瑾善云時綵恃瑾故見內閣臣絕不爲  
禮間有所托徇亦不允而焦芳亦厚其客段吳見  
綵勢盛卽轉投綵相與構芳於瑾逐之歸內閣人人  
怨綵也會劉瑾伏誅併逮綵下獄論謀反狀具度死  
仍磔其屍妻子徙嶺表

陸完

完字全卿長洲人也自有傳完爲江西按察使寧王  
器重之時相名預曲宴併取金壺孟器贈完且指其  
帶曰子自愛他日當繫之亾疑也完既入兵部王舉  
酒酌地曰全卿德我哉先是寧獻王移國南昌草創  
未給護衛兵王乃大遺完全寶上章援祖訓請復議  
衛完依違不能拂遂與之後王反按得狀下完獄具  
論灰 新天子卽位未減戍南中

贈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謚恭襄前少師

王公瓊神道碑銘

霍 翰

英宗睿皇帝復位之三年歲己卯月甲戌日丙戌時  
癸巳公生於太原之晉館有吉徵焉公諱瓊字德華  
號晉溪邑居晉水經流故也公四歲能指書五歲邑  
尹舉奇童八歲通尚書成化庚子舉於鄉甲辰舉進  
士乙巳授工部屯田主事弘治元年戊申理易州薪  
廠癸丑署都水郎中治漕河丙辰四月改戶部陝西  
司郎中己未遷山東叅政辛酉居辭學公喪癸亥冬  
起復河南叅政乙丑冬遷河南右布政丙寅夏陞右

副都御史理鹽政九月陞戶部右侍郎戊辰正月改  
吏部右侍郎宦瑾欲用私人尚書許襄毅公執不肯  
三駁卒用公瑾怒調公南京吏部右侍郎己巳居任  
夫人喪壬申起復戶部右侍郎兼左僉都御史賑畿  
內山東饑癸酉六月陞戶部尚書甲戌春以災異乞  
免不許六月以疾乞罷不許乙亥三月乞罷不許四  
月改兵部尚書御史高公韶諭公不稱任公韶謫公  
乞避位不許九月再乞避位不許疏六上不許丙子  
二月以疾乞免不許是月復自劾乞罷不許六月又  
求退不許加太子太保丁丑三月加少保十一月以



軍功加少傅兼太子太傅辭不許戊寅二月乞歸不  
許己卯五月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八月宸  
濂反庚辰十月轉吏部尚書辛巳夏五月下御史獄  
請戊綏德丁亥禮部右侍郎桂萼疏薦戊子起復兵  
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提督陝西軍務辛卯冬  
十二月改吏部尚書壬辰七月公薨於位公先子靜  
學公師事薛文清之門公幼承家學事踐履實用不  
飾枝言業舉時恒端坐一室不涉市肆試部政日與  
喬白巖王虎谷互益切劘正德時公當樞軸虎谷歎  
曰晉溪才識雖則優亦原學力觀其施諸經濟無一

不由平日講履之素云國家都北清河特重沿河郡  
置通判縣置丞各一員專任漕事總於都水郎歲久  
撫按時檄判丞兼雜委漕務無專職益弛公與漕務  
申勅丞母聽撫按檄漕政始肅先是河防掃草積數  
足贍幾年量裁徵數草不積腐民不困徵踰年埽用  
益贏仍議年徵十分之三折銀儲官帑積二年贏銀  
三萬有奇都御史議移補軍糧公曰河漕重務費缺  
孰供急徵之民民益病執不給御史移防河木料葺  
學舍公檄縣官曰急昇材回漕司供缺須時謂公議  
漕且曰公力定毅足以有執也公治漕三年凡清河

聖步近邊關度丈尺漕舟木材之費考稽畫一著漕志繼漕治者按志以稽不爽毫髮服公精練云公理鹽政時私鹽行官鹽壅蔽公泄淮撤清強官一人巡察滄瀛從運河而南虜私鹽捕之一人巡察襄鄧民貨鹽出境捕之一人巡察淮海鹽徒千百爲聚勦捕之鹽敵爲清乃議輸粟法議量課中鹽之法議商人買餘鹽之法皆未行君子曰輸粟法行邊卒可無饑也已公理戶部邊帥乞糧草則屈指計曰某倉庠糧也何某場庠草幾何各郡歲輸糧幾何邊卒歲采秋青草幾何用蓋饒也何重索邊帥愕愕服公明察不

東

敢橫乞公泄兵部寇報至公坐籌曰某大帥出某地  
某裨帥出某地某由某路會師某由某地夾攻某截  
某關隘某防某奔突某輸餉糧某紀師勲又曰諸凡

未悉之機主帥權宜從事大事先行後聞公策勝數  
千里如對面談復不膠尼故邊帥不窘束以易策勲  
震濠反聞朝士愕駭持兩端陰卜成敗爲從違不敢  
正名曰濠反又曰有故事公獨奮曰豎子烏鼠聚刻  
期威掄又曰王守仁據上遊躡濠後掄濠必守仁乃  
從直房頃刻覆十三疏首請下 詔削濠屬籍正賊  
名次請命平賊大帥趨南都次請命南和伯方壽祥

東

防江朔南都次請命南都文武臣戒嚴次請命尚書  
王鴻儒主給餉次請命王守仁率南贛兵山臨吉泰  
金率湖兵由荆瑞會南昌李充嗣鎮鎮江許庭光鎮  
浙叢蘭鎮儀真遏賊衝俞諫率淮兵朔南都已而陽  
明擒濠如公策辛巳之夏公在獄禮部主事梁焯語  
曰濠反時朝士歸心濠十之七且曰濠必成竝竝  
不懼獨晉溪一人而已矣丁丑八月武皇帝單騎巡  
邊朝士凜凜曰遠則漢高帝之平城近則土木可鑒  
也議嚴兵守京師公曰上偶出遽嚴兵如有說夫曰  
將據國也禍孽作矣乃馳奏行在命文武大臣守都

門又密調將士列伏邊城大同遼東延緩士馬皆集  
行在又請暫命大帥一人開闢河間近保京師遠控  
齊魯又於大名武定權置兵備副使二人鎮壓盜賊  
又檄薊州都御史臧鳳保定都御史李瓚嚴兵要害  
爲 駕蹕扈又檄山東河北飭武事又檄在京守備  
時察奸究是時 乘輿出邊逾年無虜警京師至於  
邊服按堵如常公籌畫鎮定之功也禮部廷議建儲  
居守公曰斯議也古則有之我朝有 祖訓在衆默  
然吏部侍郎王鴻儒曰遠謀也匪夷所思耳大學士  
梁儲曰預建儲議邪謀也不可聽乃罷議是時宸濠

陰交賊臣朱寧謀入學世子司香 太廟朝臣陰主  
爲大學士梁儲力沮議大學士李時語韜曰儲有社  
稷功外人無知者謂是也是時梁公執議於內王公  
正議於外奸謀乃寢不行江彬許泰扈蹕回將進伯  
爵下兵部曰應州之捷彬泰上勲進秩二級公曰左  
都督上無級也執不上議內閣徑勅吏部封彬平虜  
伯泰安邊伯凡軍功封侯伯由兵部議請乃勅吏部  
例也彬泰實佞倖借兵部議爲地公執議雖不能沮  
彬泰倖封國法猶恃存云辛巳春 駕駐通州江彬  
擁邊兵環衛勢極兇赫召九卿觀都下洶洶云江彬

謀逆召九卿往屠焉因行大事九卿凜凜無敢請覲  
公曰予也備位大臣天威咫尺敢不覲即日詣通州  
覲王事梁焯語韜曰江彬擁兵駐通州人心實危獨  
晉溪不畏人云彬將掠奪九卿印行大事晉溪反佩  
印往與彬和同如魚水不知何術也韜曰彬獨扈蹕  
邪謀可逞兵部尚書扈蹕將士屬兵部彬有邪謀將  
士不皆從晉溪居中陰制奸變係將士望彬雖有謀  
不得逞此大臣制變之略也亦智勇合德者能焉公  
由戶部任兵部由兵部轉吏部復由謫戍起總制再  
入吏部勲績不畢書獨書數略節取其足法者云爾



韜甲戌春舉進士夏六月歸嶺南辛巳入京公已寘  
獄矣不誠公問曰晉溪何罪或曰結交宦倖濫封爵  
亂朝政罪一也威傷善類罪二也軍功濫陞罪三也  
韜曰若是戮宜也越月韜任主事守職方閱舊牘歎  
曰古有寃誣其王公類乎宦者張永之弟張富張容  
冒安化功封伯彬秦冒應州功封伯內閣書勅兵部  
填紙尾惟曰如勅行而已矣無濫解故事軍功封侯  
伯兵部上論功奏內閣據以擬勅富容彬秦等封勅  
自內閣無關兵部如口佞倖濫封亂朝政內閣宜坐  
乃坐晉溪誣一也凡獻軍捷巡撫檄奏巡按紀功兵

部請覈實御史覆覈乃擬賞典如曰軍功蓋陞撫按  
宜坐乃坐晉溪誣二也都御史彭澤以哈密叛黜都  
御史范鏞擅用賊黜官握兵符逮問彭澤先效河淮  
川蜀之大勲與議愆焉哈密叛覈不得不黜法也范  
鏞擅用軍職罪在無將御史高公韶極詆公公任吏  
部遷公韶秩乃曰公賊善類誣三也乃辯公誣於朝  
公再任吏部韜守母太夫人喪歸竟不面公公薨公  
子朝立委撰神道碑銘且曰知公心跡惟韜爲悉也  
乃著其略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四終